

舒

藝

室

雜

著

舒菽室雜箸乙編卷下

南漚張文虎孟彪

書趙序甫李二姐傳後

道光二十二年春予訪趙君星甫

紀於郡城君出其從

兄序甫

繼

所爲李二姐傳示予且屬題其傳曰余弟維

嘉姬人李氏京師人無名字家人以二姐稱之年十五

歸維嘉性敏慧授以孝經列女傳皆能成誦事上循循

有規矩自先太孺人下皆愛憐之聞人述古賢媛節烈

輒嘖嘖俛歎不置維嘉夙病哮喘歲常三四發發必累

月姬侍湯藥夜不解帶無怠色歲辛卯維嘉以郡曹奉

檄粵西挈姬偕往道漢陽疾大作遽卒姬吞金以殉年

十九

傳止

異哉二姐一侍姬無飢寒之慮無內憂外患

之迫乃計不反顧以身殉主若是乎其決也傳言其於孝經列女傳皆能成誦聞人述古賢媛節烈輒嘖嘖俛歎豈慕其名而爲之邪烏乎士大夫讀書談道論古人往事刻責無已錚錚然高自期許一旦臨大節首鼠兩端進退不能自決卒至潰敗決裂乃多方以解免何暇計平昔哉所貴乎書史者本以發後人之仰慕而效法二姐其真能知此意哉或者乃曰孝不必滅性節不必身殉二姐非有所不得已可不必死而死是輕生耳不得爲烈噫是烏知夫古忠臣義士孝子烈婦遇難捐軀萬世一暎非有所求於悠悠之口也各成其是而已若

較量於可死不可死之間其不至首鼠兩端進退不能  
自決者尠矣蓋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往往多所訾議如  
此星甫曰維嘉之卒也二姐撫屍一鳴咽趣入內大婦  
怪之方哀慟未暇詰有婢聞二姐嘔噦入問之不荅審  
視氣已絕救之不及矣蓋維嘉之得疾非一朝一夕矣  
二姐之意以爲生則依之沒則殉焉此其蓄積於侍疾  
時者已久不待臨事而始決故倉卒之間從容自絕而  
無所繫戀瞻顧於其際此其性情獨摯而非徒慕其名  
而爲之者矣予甚惡夫不能效其人而好爲刻覈之論  
者故識之以勸世之願爲忠臣義士孝子烈婦者

禮部遺集跋

右過庭小彙一卷誓墓餘彙一卷遊弋小草二卷萍軒  
小草二卷萍軒詞草一卷律賦贍彙一卷試帖贍彙一  
卷吾友當塗黃小田先生爲宮保勤敏公季子以拔萃  
科官禮部歷遷郎中請省親回籍及勤敏公薨遂不復  
出山君性坦率豪於詩酒世居蕪湖有湖山之勝有勸  
以之官者笑而不荅居數年咸豐癸丑避寇至吾郡依  
其戚金山錢鼎卿學博旣以嗣君子春筮仕於吳遂僑  
居郡城庚申辛酉閒又避寇屢遷至滬城鬱鬱不樂傷  
時感事恆發之於詩雅篤於朋友與予定交十年尤相  
得酬唱頗多同治癸亥予將赴皖君餞之曰皖吾鄉也  
不得從子子去予獨行踽踽矣愴然而別別三年書問

無虛月歲丙寅春予自金陵暫歸見君猶健步然不能  
多飲詩興亦減矣又一年君得眩瞽疾中愈至冬復病  
竟不起年七十有三卒之前三日猶作書寄予與訃俱  
至悲夫子春既奉君歸葬乃謀梓君集屬任校訂凡過  
庭誓墓避弋諸彙皆君自定萍軒詩詞予稍刪其漫與  
者律賦試帖放外集例附後爲名之曰禮部遺集凡九  
卷君詩本其先公家法實導源白傅其人與世皆具集  
中讀者宜想見焉

伏敵堂詩錄跋

敬叔詩蓋發軔於韓放於蘇斂於黃又假道於誠齋乃  
伐毛洗髓而自成其面目其屐齒所及頗近礬石或擬

之袁趙固有相似者而實非也道光庚戌始與君訂交郡城其後君從李小湖學使入閩既而以小官需次浙江時以近作寄予及粵賊陷蘇君翁媪及兩弟均徇難道梗不得返徐樹人中丞撫閩檄君去同治初元予避寇滬城君弟鹿門以君書及此冊示予蓋刊之閩中者其明年予赴皖軍同治丙寅春旋滬黃小田儀部又以君書及續刊癸亥以後詩授予曰敬叔聞君將歸畱滬數日不至今又赴浙矣予頗以爲恨又明年而聞君死於浙嗟乎蓋自丁巳一別遂不復見矣君爲人坦率簡略或議其狂實虛衷服善未嘗自以爲是其詩戛戛自造不有一語隨人腳跟究其所從來皆有師法非浪使

筆墨者所能藉口也後刊之本爲周縵雲侍御索去塵  
存此帙燈下泚筆不覺潛然已巳仲秋上弦記

吳南坪梓湖詩文錄跋

同治戊辰夏南坪翁來金陵本湘鄉公舊交也居署中  
時相過從遂訂交以詩文集及所著國風原指論孟辨  
證見示是時年六十五聰明健步東遊吳會三月而返  
深秋賦別約明春再至而湘鄉以是冬移任京畿庚午  
復蒞兩江君以老不復出今春以詩文彙刊本寄湘鄉  
分詒諸友值公薨薛叔芸觀察代致之展卷閒如對故  
人我知其聞湘鄉之訃當爲絕弦也壬申孟夏下弦

周叔米詩跋



叔米先生績學好義發爲詩歌上下古今豪宕感激其於賢人君子將尙友千載而與之揖讓講論也其於姦諛之徒幾欲握拳透爪口唾而手戮辱之烏乎詩以道性情豈不然哉而兒爲風雅者諧聲曼辭標竊近似曰吾唐音也溫柔敦厚之教也吾以爲此詩中之鄉愿而已屬東南多故棘心蒿目有不忍聞睹者君據事直書不少假借或靳之君曰此小雅之義也詩以傳信匪以傳疑讀我詩者其君子邪則當感動奮發其非君子則亦不暇讀我詩矣所著駕雲螭室集凡若干卷又采摘南宋故事爲新樂府意內言外亦以寓譏切覺厲大鴻輩撫拾瑣細徒供談資者有筵楹之別其它西湖雜詠

古泉詩雖皆絕句往往小中見大信乎洪鍾無纖響也  
光緒建元季秋君與寶山陳同叔介青浦何補之見訪  
於郡城之復園出眎全集深厚淵博不禁望洋向若而  
歎而猶謙抑其辭屬爲論定豈非脩人問天之高於侏  
儒哉假讀三月往往有取我胸臆而出之君筆者卽又  
不解已之何以久不能自達也書此以埒楮尾東坡生  
曰

蓼蟲吟稟跋

載馳之四章曰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其卒章曰百爾所  
思不如我所之蓋婦人之思恇而壹義憤所發有過於  
大夫君子者蓼蟲吟一編身當寇亂深思遠慮有魯監

新筆乙下  
五  
門漆邑女之志至其直書所見激昂慷慨則得之家學  
爲多抑亦載馳之嗣音也光緒建元嘉平月

跋張文敏畫朱竹

文敏書法冠一世畫則少有傳者嘗於柘湖姚氏齋頭  
見尺幅折枝梅姿致高絕今不可問矣此用枯朱筆作  
竹根矯健有千鈞之力橫出一枝秀勁無匹自跋引蘇  
語謂人閒當有數百本吾恐未必有二本也光緒丙子  
春鳳山攜眎屬跋藉識眼福

馬慎甫慎庵圖跋

才如諸葛武侯而以謹慎稱況凡人乎然孔子言慎而  
無禮則蕙何哉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非義之所在

戒謹恐懼惟恐蹈之慎也義之所在勇往必赴惟恐失之亦慎也豈徒畏憚之謂乎故由慎而充之曰敬曰誠曰存心養性不愧不怍其功無盡由不慎而積之則放肆邪侈以極於無所忌憚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斯君子之慎也咸豐十一年冬遇慎甫滬城沈靜簡默誠如其字別三閩歲矣今來金陵相見訢然以此圖見屬夫山林泉石文人學士之所以陶情適性及放者居之或至於詭辟傲惰君獨以慎名庵思深哉慎甫高才盛年由此積小以高大幾於聖賢之域蓋未可量要其始終當得力於此予爲之跋非以阿君亦冀自警云同治三年冬仲

書顧女刲臂圖後

吾邑顧竹虛翁二女先後刲臂療母疾聞其事者爲詩  
文以紀翁族子鬻以眎且乞言予謂刲臂之事當倉皇  
急遽計無復之迫而出此若一轉念間卽不能爲矣世  
俗或執不敢毀傷之說爲疑夫不敢毀傷者以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也今以父母之身療父母之疾豈與凡毀  
傷等乎殺身成仁孔子猶取況於父母且由刲臂推之  
其至性過人可知也其侍疾之際必能盡瘁竭力可知  
也其平日服勞奉養必能先意承志可知也由是以事  
舅姑侍夫子其必且禮備而誠至可知也卽其孝而概  
其賢庶幾乎哉夫君子不必以已所能爲者責人若其

於人之善必先返之己身能否而後爲不欺其志也是冊也備志乘之采達輜軒之聽以坊表於鄉里不無益於教孝故爲之書其後

書盟心古井圖詩冊後

鳳山所爲盟心古井圖者予旣爲之題越五年予歸自金陵君款門來謝出所輯題詞以示則已彙印成冊鴻章鉅篇炳炳滿紙乃謂之曰母夫人之節大著矣抑子亦孝子矣哉鳳山泣然曰蠡卽不肖何忍借吾母之苦節博孝子名哉竊聞母之述吾父素志讀書以失怙就賈常用是鬱鬱莫不肖之能繼其志而不肖復以貧故棄書烏乎傷哉蠡賈人也功名不足以自顯文采不足

以動達官貴人思惟求當代立言君子錫以華袞俾吾  
母之節附以不朽此蠡之願若先生所言適重蠡不孝  
之罪耳鳳山端厚誠實由衷之言可信也抑嘗繹其行  
述而論之以爲兄之子猶子也兄死而撫其孤子以成  
立篤於天性者或優爲之若夫妯娌之間相聚三十餘  
年而無一言之閒此誠母之溫恭淑慎足以感之然而  
其用心良苦而所以訓其子者至深且切矣卒之叔中  
落而鳳山常濟其乏叔無子而鳳山兼承其祀善乎韓  
子夏之說詩曰冬種桃李春得其華夏得其陰秋得其  
實豈不然哉因書於冊末以告世之處骨肉閒者同治  
癸酉冬自金陵返書此時初識鳳山也

江南提督忠愍陳公祠堂記

代黃小田

繫古蓋臣效命疆場竭力盡智扞蔽一方不幸而捐軀  
殉國既已家喻其節人懷其德矣而好義之士猶必追  
溯生平莊其廟貌俾崇祀於勿替其非徒示感慕而已  
亦俾瞻仰者有所動心觀效知爲國家守土當如是也  
維軍門同安陳公之蒞任江南也甫七日而以防堵英  
吉利駐吳淞口與士卒同居飲食撫之如親子弟惟  
擾居民者治如法它皆無問日訓以禦敵事宜及施放  
火器利便軍亦倚之如父兄如是者三年道光二十二  
年夏英人由浙窺吳口兵艘大集五月丙辰公率師拒  
之自焚大礮毀其三艘敵逡巡將卻而別將守小沙背



者引兵潰走敵從其處登岸督師亦退舍遽馳使招公俱公揮之益熱礮迎擊火藥且盡敵火槍雨至中公要害武進士劉國標負公奔數十里匿葦蕩中乃走嘉定告督師迎公屍殮狀貌如生事

聞

天子軫悼下部贈恤如制准立廟殉節所在及原籍於是吳淞口及上海各有公廟矣松江郡城爲提督建節之處紳士卽西門外秀甲園舊址因故屋數椽祀公顧未遑崇飾十餘年於茲上舍王釗達夫乃慨然曰郡城去吳淞口餘百里自公戰死敵據上海我郡人民走避星散幾空城者數月由是以思公三年障蔽郡人實受

其福而不知所報可乎於是唱謀於眾集資更新益擴而大之督飭羣工不避寒暑又自措千金以資其絀落成之日凡官於斯土者及都人士女四方商賈跪拜瞻仰莫敢不敬莫敢不肅益咄咄道當日禦敵事或歎息泣下烏乎自英國受撫不數年而粵賊大起蹂躪吳楚所至城邑望風先靡其能如公身先士卒奮勇殺敵絕吭折脰而無所退避者幾何人哉幾何人哉某避寇松城躬逢盛舉王君因介青浦何昌治補之屬爲記且言王君故寒士而能好義向善爲不可及予於是益歎王君用心之厚而公忠義之氣入人深也烏乎登斯堂也其爲國家守土宜知所自奮矣

丁氏祠堂記

卷之二

九

予旣爲丁君竹邨序其族譜竹邨復進曰市南舊有支祠一所八世祖昭德公兄弟所建歲久失修先父蔗園公暨書圃伯父欲改爲宗祠沮於眾議未幾竟圯先父病將沒諄諄以此志命吾兄弟紕於力久不能舉遭粵寇之難族益貧同治癸酉致祭於始祖本泉公墓慘然念兄弟五人今吾獨存齒將六十矣設負遺命何以對先人乃卽墓前謀於族眾成丁以上人日輸五文光緒乙亥始卜地立堂屋神櫺猶不能備物議增輸五文猶未敷乃稱貸集資歲收所輸以償今而後將以次修舉焉慮後之人不知始事之艱而忽不加意仍請記之以

垂久遠。烏乎自廟制改爲祠堂而大夫士庶皆得以申其報本追遠尊祖敬宗之意。願惟有力之家能特建祠宇。貧者僅置龕別室而高門大宅起居華煥。問其祠屋則曰未立世家宦族。雖有宗祠。椽桷不完。神櫺傾毀者比比也。寇亂以後。燼於烽燹。蕩爲瓦礫。拔宅它徙。自同於空桑者。更不知凡幾。竹邨家事中落。課蒙自度。乃能節衣縮食。銖積寸累。以爲此舉。遠可以對列宗。近無慙於乃考。其意念深矣。後之人監此艱勤。宜如何擴充增益。使之勿替哉。夫祖宗積德以貽子孫。子孫之所以報稱者。族譜耳。宗祠耳。猶憚不爲此。而恣縱於聲色嗜欲。以自敝其身。至於荒墜厥緒。宗嗣覆焉。聞竹邨之風亦

可自勉矣乃因其所述而爲之記光緒丁丑正月

上海徽甯思恭堂記

代涂觀察

宣歙多山半确而少田商賈於外者什七八童而出或  
白首而不得返或中歲萎折殮無貲殯無所或無以歸  
葬暴露於野蓋仁人君子所爲傷心而況同鄉井耆乎  
滬邑瀕海五方貿易所取宣歙人尤多乾隆中好義者  
置屋大南門外備暫殯此以恭堂所託始也然區隘苦  
無以給嘉慶閒諸司事捐貲又廣勸樂善者以次斥大  
之始有聽事丙舍以便辦公增塚也以廣埋葬儲費以  
施歸柩道光中休邑汪方川太守攝觀察至滬善之迺  
倡建西堂請免地徵諸茶商助施衣衾及捐釐置產以

裕經費於是堂之制益擴充矣今夫作事謀始固人所難然有其舉之而繼長增高以底於美備非實心力以任勞者孰能之若夫美矣備矣而深思遠慮卽事應變俾前人之功不墮而後於我者有所遵循而無廢弛則尤有難者當咸豐癸丑庚申間滬兩遇寇亂堂故停榘千餘司事者謀出倉卒毅然埋之賊至堂屋爲所毀而榘得無恙烏乎其功惠所保全眾矣然嚮非此堂又何所藉手乎迄賊退興修重葺費踰萬千不勞而集煥然如故議者以爲非倡始者無以資後人之緣起非繼事者無以成今日之寬裕又非敏達善任者無以從容御變而不失其常諸君子以予鄉人請爲記予竊慕方川

觀察之高誼又適承乏是挹不敢辭如其實書之若其  
條例之善與諸君子姓名則具於徵信錄云

橫溪新室落成記

歲己酉雲閣宗老始構新室於橫溪之上令子象九勤  
督之朞年落成屬爲之記未有以應也越歲癸丑粵氛  
內擾土匪乘隙滋事不罹於難者幾希爾此鄉地僻而  
土腴俗樸以儉富者易爲畜貧者易爲守城邑之人望  
爲樂土顧何以致此蓋人心風俗漸漬於不自知習尚  
日以靡資生之計日以絀於是富者削貧者或鋌而走  
險所由來可思也張氏世讀書積善居此逾二百年雲  
翁長厚儉約象九亦能守家法其教後人者可知然消

長之機不可不防其漸也故記之不頌而以規

思桂堂記

金山熊露荃先生故豐城人也明初以世襲指揮衛金山遂家南門

國朝順治初其五世祖蕙生公始遷於今所居草堂堂後有桂先生因以思桂名其堂屬記於南滙張文虎文虎曰敢問思桂之義可得聞乎先生曰嗟乎吾少也常嬉戲此桂下花時褰裳忘去及壯出游燕齊趙魏之郊南至甌越垂三十年去家恆數千里每寄書必問桂無恙否白首倦游歸入門而吾桂如故則色然以喜往者颺風堂且圯海氛之來一日數警居人率鳥獸散而吾



以祖父留遺守之不忍去至於今今以是名堂豈惟桂之云欲使與堂爲終始也文虎曰然則桂之齒長矣先生曰然吾年八九歲適潘氏長姑者嘗指以示曰人生願安得如此桂乎予幼見桂婆娑然今桂不改而予行老矣是時姑年五十許其沒也年九十今又二十餘年矣文虎曰嗟乎文虎家杜浦老屋東廂前桂高過屋極文虎七八歲時及見之愛之如先生昔日也旣而鬻於他氏惘惘再遷今就婚此邑將亦爲金山人矣歲時省墳墓過老屋傾積十八九設藤而居者數家間桂樹則摧爲薪久矣聞先生言能無感乎雖然吾見若高門大宅朝版築而夕易主者多矣三槐五桂田氏之荆不旋

踵而榛莽焉蓋祖宗創業之盛而守之難如此然則區區衡門老屋固無足道而先生之所以名此堂者益可深長思也先生曰然幸卒爲吾記之遂書之爲記

復園記

郡城出披雲門百十步曰馬街有廢園徵之志蓋卽元陳家園也自元以來不知幾易姓而屬青浦陸氏咸豐初故友陸雪亭嘗招與金山錢學博鼎卿暨其季子子馨飲於園之亭今二十餘稔矣子馨家遭寇播遷學博旣沒展轉數載近始購居此遂更新其園去歲予自金陵歸訪子馨喜其斂跡地之才以就軌範爲名之曰復園其堂曰謝華啟秀之堂馳書皖江孫廉訪書其額今

春復來工以次落成子馨請一一名其處乃記之曰謝  
華啟秀之堂者假陸士衡賦語也堂南面壘石爲山曰  
石林以界於園中屈曲爲蹊徑其平處多蒔牡丹堂之  
左曰肄書廡廡側有柿一株甚夥取鄭虔事名之堂之  
右曰玉暎山房玉蘭高三四丈花時瑩照如在元圃其  
上有樓古松當牖晝夜聲謾謾題曰天風海濤子馨昔  
由天津航海遭風濤之險願無忘在莒也出山房繞廊  
稍右有室曰松石閒又右小亭臨水曰萍蓂其水曰勺  
溪沿溪而北曲徑右石級曰雲磴納級而登樓有廊曰  
涼月宜夏之夕樓以宿客名之曰盍簪又上曰山光塢  
影樓此學博昔題城西小樓者今因之下磴左略徇渡

勺溪棗樹橫斜作花時香微而清名之曰棗香橋橋東  
入石林蠡旋而上有亭翼然桂十餘樹環其周向陸君  
招飲處也名之曰金粟亭北面與謝華啟秀堂相向下  
亭左循廊數步有室如船曰壑舟旁臨勺溪舟之前老  
梅玉蘭細桃雜花翠竹間之有臨流之樂無陸沈之慮  
守之以定心其勿爲大力者所負哉循勺溪左轉當涼  
月廊之下有欄檻與老梅隔溪相望曰耐寒檻東月  
洞門當棗香橋檻北有板橋佇立閒輒憶林逋詩句題  
之曰暗香疎影過橋則仍入壑舟也下金粟亭右循廊  
曰春陰館以階下多海棠取陸放翁詩名之又右小亭  
曰且止可小憩又循廊稍北曰味蠟庵黃梅二樹交香

前後誰謂蠟無味哉其南垣有扉通石林庵當啟秀堂  
東南出庵卽堂涂矣勺溪僅一曲然冬夏不涸蓋有源  
也子馨本以郡司馬筮仕浙省厭奔走之勞而歸真返  
樸以求林泉之趣何必平泉金谷哉夫臨水足以洗心  
撫景足以適興觀艸木榮謝足以悟盛衰之理俯仰今  
昔足以辨憂樂之端易曰中行獨復又曰不遠復无祇  
悔此吾所以名園之意也光緒元年仲春之月南滙張

文虎記

記高麗人書畫

高麗人申緯行書劉眉士書盟歌二紙李寇艸書出師  
表二紙辛齋長安寺圖絹本一幅權園雜寫意小品絹

本四幅緯號紫霞官判書寇官翰林供奉嘗先後奉使來

朝與熊丈露荃相唱和辛齋權園皆古人不可考并不詳姓氏歲已酉秋九訪熊丈南塘出此以眎曰某至并眉三見君之子雖幼顧其意甚相親類有夙契者聊以此贈稍長或當憶老夫虎敬謝攜以歸授兒子錫卣曰熊叟賜若高麗國人書畫其寶藏之錫卣展卷孰視甚喜俛而思舍而作曰高麗國去此幾何曰蓋六千里曰六千里熊叟且惡乎得此曰叟在京師時彼人以貢使至以詩接洽乃得之曰敢問叟曷爲至京師曰叟壯年好遊嘗客京師旣復出之山西河南福建離家輒數千

里今老而歸爾曰叟老而歸又曷爲不家居而居南塘  
曰叟失其配子若媳皆病廢不得已授徒南塘非居之  
也錫卣愀然久之曰叟憊矣然叟能至南塘何久不來  
此曰叟聾且多病足弱易傾跌故不得來且昔者叟嘗  
來此若憶其狀乎曰憶之軀長以偉修眉而廣額頰頰  
而白髭語則屋壁聲鏗然若相應曰來何云曰與外祖  
父與父言詩深夜不倦指案閒海棠巢詩鈔曰此固熊  
叟詩也曰能誦之乎曰能解其義乎曰不甚解然則  
熊叟何如人嘒嘒而不能對也嘻孺子何知又奚責焉  
乃并詩授之曰若識之他日能解是詩蓋當知熊叟之  
爲人也高麗今復名朝鮮從俗所便故仍舊稱道光已

酉九月十二日記

孤麓校書圖記

浙江文瀾閣在西湖孤山下

功令願讀中祕書者許領出傳寫道光乙未冬錢錫之  
通守輯守山閣叢書苦民間無善本約同人往僑寓湖  
上之楊柳灣去孤山二里許面湖環山上有樓樓下集  
羣胥閒日扁舟詣閣領書命抄畢則易之往返數刻耳  
同人居樓中校讐湖光山色滉漾几席閒鉛槧稍倦凝  
睇四望或行湖濱數十步意豁如也朝日夕月晦冥雨  
雪湖之變態不窮而皆得之伸紙舐筆之際奇文疑義  
互相探索旁徵博引駁詰辨難或達昏旦游西湖率以



春夏秋無至冬者至又羣日夜讀書一樓若未始知有  
西湖者鄰人相笑傳說以爲癡而不知湖之奇吾曹盡  
之矣文瀾閣書多勝俗本然篇目卷次與提要時有同  
異或絕不類有有目無書者亦有名在存目者不盡  
四庫全書原本也是役也以十月初至西湖居兩月校  
書八十餘種抄書四百三十二卷同游六人金山錢熙  
祚熙泰顧觀光平湖錢熙咸嘉興李長齡南匯張文虎  
越六年而守山閣叢書竣通守乞吳興費丹旭補圖識  
昔游而屬文虎記之

十三閒樓校書圖記

西湖寶石山之半蓋有宋十三閒樓舊地爲東坡守杭

時治事之所云今地入彌勒院郡人瞿君世瑛重葺樓  
三楹仍舊額曰十三閒樓己亥庚子秋錢君熙泰續文  
瀾閣校書之役偕予兩寓於此樓前爲後湖夾岸卽錦  
帶橋西南袞對孤山之放鶴亭予詩所謂開牖看放孤  
山鶴萬古逋仙共髯翁是也動止愴寢皆在竹陰嵐翠  
中臨窗泚筆綠映毫楮執卷而諷與梵唄相應天未曙  
聞鍾磬聲悠然披衣頓起視羣山猶夢夢也中間出游  
湖上諸勝地西至天目九鎖南渡江登會稽探禹穴訪  
蘭亭修禊處或一再宿或逾旬乃返返則仍校書於此  
樓時績溪胡農部竹邨元和陳文學碩甫同寓湖上胡  
君精三禮方爲儀禮正義補賈氏之疏漏陳君專治詩

毛傳亦作疏以糾孔氏時時過從商推疑義蓋讀書之樂交游之雅登臨游覽之勝三者兼之矣昔東坡居杭游跡止於洞霄宮未嘗過浙東其時牽於一官讀書交游之事能如今日與否固未可知而吾兩人以物外之身兼斯三者而有之非厚幸與錢君笑曰東坡讀破萬卷交徧賢士大夫身行半天下而子乃以是傲之慎矣予曰東坡大矣何敢言雖然茫茫宦海名編黨籍舟車所至曾不得一日安處老竄窮荒備歷憂患其視吾兩人閒鷗野鶩翱翔山水閒安知不顧而樂之抑豈惟東坡將當世寶有企羨之者錢君慨然太息曰有是哉子之言蓋有爲而發也旣歸倩工作十三閒樓校書圖遂

書其語爲記時道光二十年臘月

師琴友酒圖記

師琴友酒圖者滬城沈君揖甫自寓其所樂也滬城夷夏雜處商估雲集珍奇巧玩妖冶麗蕩心炫目不可殫悉君皆無所樂獨樂從賢士大夫遊侍養之暇篤志風雅尤善鑿別書畫四方文藝之士挾技而登門者若鳥投林而魚適淵也蓋觀於此圖而知君之所樂異於世俗之所謂樂矣今夫琴之於樂猶三代之遺制也其將有事於此也必先正躬壹志凝其神調其氣然後引縵而鼓其疾徐止作進退往復之際穆然不啻與古君子相酬對於几席間也今夫酒之爲物惡濁而貴清合

滴而取醕君子飲之以通鬱滯釋憂思和血氣而合賓  
主之懽是故以琴爲師而君之所師可知也以酒爲友  
而君之所友可知也雖然有進焉今夫古人之於琴禁  
吟猱絕綽注取其和平沈實沈寥淡泊之意或乃苟取  
標急浮脆之音以娛俗耳此與琵琶箏笛何別乎今夫  
古人之制飲禮登降有序酬酢有文獻爵有數或乃叫  
譟屢僂沈湎而不知止此與溺口腹而縱嗜欲者何別  
乎然則君之爲此圖也將與二三師友同樂其樂以古  
人之意交相勉而以其失交相規其眞異於世俗之所  
樂矣噫彼肩摩轂擊朝優伶而夕狎邪者固無足以知  
君之樂若夫流離顛沛啼飢號寒避寇於茲土者雖知

君之樂而不能有其樂也有客瞿瞿酬而徐趨四顧躑  
躑援琴而謳曰山嶄嶄兮水深深思古人兮求其音竹  
箭有筠兮松柏有心君子樂胥兮異苔而同岑揖甫肅  
然而起洗盞謝客援琴而和之屬南滙張文虎爲之記  
沈葵軒家傳

公諱某字某別自號葵軒金山國子生幼慧從吳孝廉  
籍亭學吳不輕許與獨器重公期以遠大而公父椿塘  
公官滇南母陸常病不離牀第因廢書治生所入寡家  
計益絀乃就幕浙江先是某君者嘗爲公家操奇贏挾  
資行賈中道會

朝廷開捐輸例某君遂藉其資如部旣納而後報謝椿

塘公怡然命復書曰君大才宜以時自展是區區者媿不足大裨君奚謝爲某君遂以縣佐歷數年擢鎮海令至是迎公至署再拜曰某不肖微公家不及此今某幸以上游舉爲縣令縣令

朝廷親民官舉動關一邑恆惴惴懼無以稱願嘗辱公知願聞所以無負此職者公曰

國家承平久以寬大爲治民相習爲夸靡不知禮義有司務嚴科斂不卹民隱以政教爲具文才黠之徒創立邪說誘民罔法敢爲悖亂結黨援犯畿輔山東河南相繼騷擾今教匪甫平歲比不登民氣未靖急宜申禮教明賞罰緩追呼省疾苦嚴保甲以緝匪類清訟獄以釋

株連撫之以恩而示之以禮此書生常言然苟力行之  
政不出此矣夫鎮邑濱海俗頑而鄙浮夸而易動不得  
其具不可得而治也乃爲某君畫一所以爲政者邑大  
治俾令君爲神父公之教也公爲人誠恪令君信之篤  
事無大小倚公以辨公益自任竭心力爲之勞瘁無所  
卹凡數年於是患咯血常念父老母病不得已出遊爲  
負米計鬱鬱自傷病益進半年卒於幕所時嘉慶二十  
五年也年四十娶張氏四子次儁曦諸生書灑劉文清  
屠巖香公家傳

公諱玉基字魏陵別號巖香世爲嘉善人性亢直重然  
諾急公好義率爲地方倡植選愼拯急難雖竭資無所



悔友張某將死託孤於公公撫之如己子爲之納粟入國學朱某者欲入監無資公亦代納粟焉貧乏賴以舉火者數家邑令喬有惠政被劾將去君悲其枉走送之餽以千金卒得開復原官里有訟不決者輒就公公徐以理折之皆心服去訟遂已遇無賴子勉以善不悛則痛斥之酗酒博塞之徒率帖息改行當是時其所居里曰張涇滙者俗佻醇厚云公少孤篤孝事祖母喪葬盡禮以母命婚嫁同產弟姊妹皆從厚伯父未婚而夭其所聘女相繼死公以長宜嗣請於女家而合葬之年逾五十事母孫孺慕無間及母卒哀號欲絕屏絕葷酒旣小祥猶時時涕泣竟得病卒年五十二公產僅中人

而豪於施與又好排難解紛故聞其名者或以爲任俠者流然乃不知其內行肫摯若此身乎不可及也長子某早卒公繼娶姚余婦之諸姑也生鈞謹厚事母孝有父風與余善述君行請爲之傳以系於家乘

姚蘇卿先生小傳

蘇卿先生金山詩人也姓姚氏名清華字麗藻號蘇卿姚氏自明中葉以來世以功名德業顯江浙間至先生獨以詩名遠近皆稱蘇卿先生云曾祖宏緒翰林院編脩祖培益刑部員外郎父念曾湖北應山縣知縣先生幼慧父授以漢魏六朝唐人詩輒能解悟閒效吟詠戛然自異族黨閒固以詩人目之矣父沒年十七孤貧無

以葬有族人蔡爲江西巡撫千里走謁投詩甚喜會大  
置酒滕王閣先生居末座俄分紙賦詩先生操筆立成  
合座傳觀咄咄皆歎服巡撫益奇之欲留幕中以母老  
辭歸旋喪母服闋補庠生秋賦屢報罷遂棄舉子業悉  
力於詩先生於古人詩靡不窺李杜韓蘇諸大家集皆  
背誦如流舉其立言之旨一一不爽及其下語神施鬼  
造自成一體未嘗有所規仿武康徐熊飛雪廬仁和汪  
農竹隱嘉興張廷濟叔未皆與先生爲文字交同邑丁  
繁培漑餘嗜先生詩尤篤爲梓其弦詩塾集六卷行世  
先生脩髯短視好讀書手不離卷祇爲人醇謹狷介誘  
掖後進如恐不及與人語喔咿若處子然其論古今史

事是非得失忠佞賢不肖遇所不平掀髯張目面發赤  
斷斷不少假借人率迂笑之先生旣鬱鬱不得志門祚  
衰落所聞見皆非顧無可語者年且老行自傷恆發之  
於詩慷慨激烈淋漓酣嬉欲起古人而友之年六十六  
白髮盈顛改號壽雪子作壽雪子歌今著集中道光十  
年文虎始見先生贈以詩云君從意外逢知己我  
幸生前見替人後五年文虎娶先生從孫女就婚姚氏  
與先生曰過從以詩相商推二十三年秋文虎游燕辭  
先生先生曰子行矣予老病且憊不得復見柰何淒咽  
而別後先生兩馳書京師乞爲小傳皆不達比明年五  
月文虎自都回而先生已前三月卒矣先生一子殤嗣

從子某天復立從子某之子某爲孫先生卒年七十有一所著弦詩塾集晚年悔其少作病中刪訂改竄爲四卷藏於家

張文虎曰先生詩人也或曰先生非特世所稱詩人而已也學者讀先生詩如其自傳勇予重先生命不敢辭謹述先生生平梗槩及其所以爲詩者如此

繆介夫先生家傳

先生諱福照字錫蕃號介夫江陰人世讀書好善鄉人所稱繆善人家也先生少惇重天性孝友好學攻苦屢試被放歲饑家中落走依其戚某於湘潭轉之廣西客博白令博君幕旣博君擢知左州將別延先生密室陳

白金三百爲壽曰以左州遠家累留博邑某不得已入  
烟瘴多病事未可知敢以妻子託別出千金曰脫異日  
有緩急某子少乞爲料量先生曰敬諾屬博手自封記  
未逾年博暴卒有黠僕稔託金事潛率匪人夜入先生  
室盡劫囊篋以去然博所投金故在枕函中明日徑持  
金請見博夫人公子還之指示博君所手識塵封如故  
而以前白金三百爲購博夫人公子乃大驚泣下拜卒  
經紀其喪俾回旗絕不言被劫事初博白試童子人贊  
四緡得錄名以上寒士率罷試先生言於令免之就試  
者數倍博君去先生客大嶺埠鹺商家地荒落民居尠  
少薪米雜物期五日互市貧不能豫儲或三旬九倉陰

雨益無所措先生遇墟集輒多市物備貸恆以時周卹其極貧者居六年嶺人感之嶺故多私梟貧無恥者迫飢寒往往爲竊盜至是相戒毋使梟入境而誓勿復行竊曰柰何辱繆公繆公且去衣冠攜土物送者盈塗歔歔歎息至無所見乃止去嶺之平樂再客南里久之歸病卒嘗誡其子曰我別家二十年足跡幾萬里以一身歸然吾好急人之急所存契皆人負我子孫賢何用此不賢徒累人其亟焚之至世上無名錢吾未嘗敢用豪釐凡用無名錢者快一時久必獲禍汝志之子徵甲長厚有父風

張文虎曰先生廉潔不苟取而氣誼純摯忠厚之意倦

倦於物所謂古君子與雖窮而在下無所表著然卽一二事可見其爲人觀其遺誠知繆氏之未有艾也明德之後必有達人爲先生後者可弗勉與

鳳翔府知府柯亭朱公家傳

朱公諱琦字又韓號柯亭一號鶴聞其先汴人宋南渡時遷松江遂爲箸族明山西布政使右參議海曙公諱正色其曾祖也祖兌餘公諱之驥由府庠貢入太學有聲幾社別有傳父松列公諱竦上海學生高節醇行爲郡守方公岳貢所重公幼慧日誦千言及長博覽羣籍尤好陸宣公奏議大學衍義試有司屢困兩入

都無所遇川東道曹公節民攝蜀臬邀入幕時兼綜茶



鹽驛三道公所治井然藩司金公儁亦每以事咨爲忘  
形交居三年忽心動告歸未幾吳三桂寇川東人皆爲  
公幸公愀然顧以不及與曹平其難爲恨築別業泐上  
讀書古松下以詩自娛曰朋松集康熙十四年

大軍勦鄭錦公佐閩藩姚公啟聖幕十七年姚公擢總  
督進拔十三寨漳泉十五城以次恢復方中秋宴集諸  
將捷音至姚公舉盞屬公有報最同君脫戰袍之句明  
年適粵東將循新例納粟應試時尚之信方猖獗粵撫  
卽金公也挽公勸入資捐縣令留佐軍幕賊平始謁選  
得山東曹縣力剔姦弊弭盜賊舉廢墜河決城南日夜  
董役築隄疾風暴雨無所避田廬賴無恙總河靳文襄

公以諳諫河務舉授兗州府同知馬陵山諸缺口水由青萊諸山下夏秋水發直趨郟城匯駱馬湖入黃河勢尤險舊有禹王臺當其衝相傳本禹所築捍水入泲河以歸於海者也明季郟令取臺石壘城水遂上溢爲害總河王公新命議復之勘估需金二萬兩以任公公結芻工所寒暑不輟工速竣而費不及半猶牽河工靡帑案解職總河于襄勤公知其才舉監理大工久之敘勞補湖北襄陽府同知遷陝西鳳翔府知府治行俱如曹渭水溢寶雞岐山扶風郿四邑皆被災公方謁撫軍於郿民愬災者蜂聚撫軍曰無然爾朱太守能活爾公溫語拊循收災呈三千餘紙皆唯唯退卽縣示渭河兩

涯令民插牌灾地四隅書明田數誣報者許自首寬免  
乃案實清丈不數日繕冊請振撫軍服其敏鳳翔領八  
州縣簿書殷湊公刺斷平允案無留牘訟庭闕然無何  
以鳳翔令誣揭前令公坐失察呈吏議事旋雪而公竟  
引年歸民攀留數十里建祠祝之會戶部題請開復有  
勸駕者公曰人苦不知足某一介寒畯遭逢

聖明官至郡守涓埃未報顧年力就衰獨宜退休林下  
教子孫爲異日報稱地耳何戀棧爲公幹練有謀略爲  
當事所重然勤慎謙退以清白自厲常以勉其後人嘗  
有曹南東魯江漢西岐諸讞略其族高安文端公爲之  
序自奉素儉薄而御下以寬於戚族誼尤篤歸田二十

年卒年九十子二毓沈字德先岐嶷能文十六入婁庠  
歿以毓淞子椿嗣毓淞字滙三例貢生年十二隨公鳳  
翔劬於學尤屬意經濟嘗侍公夜治文書有疑讞試之  
應機立辨公固愛其慧而憂其體之弱也無何亦天卒  
論曰公參閻廣軍事蓋六七年佐平二逆大帥倚如左  
右手苟竄名捷書凱敘一官慮無不得乃僅以貲郎注  
選何邪近世庸吏舉舉訛訛苟取充位它日志乘爛然  
輒數百言予讀郡邑志僅不失公姓名豈子孫所述舉  
不足信與蓋榮瘁顯晦皆有幸不幸存焉傲倖於一時  
遺譏於後世今人所矜而昔人所恥予於是知公之志  
矣

都察院左都御史性齋朱公家傳

鳳翔公之孫椿字大年性齋其別自號也幼孤露育於大父母年十一從鳳翔公謁高安文端公浙江撫署一夕署後古樹忽產二芝大如槃文端喜曰是兒它日當遠大因命小字曰雙芝公行止厚重而內實穎敏嘗從鄉先生董宏武學舉子業願喜古人歌賦論議之文私效之董見而笑曰孺子焉用此然頗奇許鳳翔公春秋高二子皆前沒益愛憐公年十八卽爲入資注府通判先是柘林諸處海水衝突頻爲民患雍正二年春朝命文端公馳駟履勘集有司紳士策所以捍禦者鳳翔公預焉既

請帑采石築塘大工未集而鳳翔公卒公承先志勤效力木石之用沙水之宜如素習凡十年乾隆四年工竣議敘一等銓授湖北荊州府同知旋攝石首縣事又兼沙市通判沙市號疲難地當江口水陸衝要商旅所集姦暴叢生公至勵保甲嚴出入禁博徒窮盜蔽法在必行民大治督運入京引

對稱

旨擢浙江金華府知府倡義倉興社學士有貧不能娶致訟者給以錢幣卽公庭命之婚義烏民墮水死其族假以陷所讐案已論抵公察其誣釋之民以爲神遷溫處道署鹽運使以大母喪歸服闋補福建興泉永道下

車卽訪獲闖棍三十三人搜起煎製鴉片器密緝漁戶  
楊成美許二等虜劫商民案盡獲之置諸法境內戢然  
坐溫處道任內誤薦教授王某鐫級引例捐復補湖北  
驛傳鹽法道督治武昌關政兼權武漢黃德道建議改  
設應山諸驛而量裁水驛以省勞擾疏調鹽引以紓商  
力黃州大水按行災區稽口授倉無濫缺黃梅江隄直  
鄱陽湖口首當其衝公履隄周度申請加築遂絕崩潰  
之患擢廣西按察使聽斷明允無留獄上林土匪陸李  
能聚眾爲亂冒瘴癘疾馳撲滅之釋其波累者以二十  
餘日歲事

奏八

帝嘉悅梧州徼接安南有廣東嘉應州姦民越境滋事其黨千人公馳勘分別流竄無所枉縱遷雲南布政使清釐積案安插耿馬土司罕朝璣等皆懷德畏威士夷遷內地者游惰無恆業仰給於官日久難繼公請散處民間官貸之錢俾得務農懋遷選其壯者編入軍伍帝命阿文成公蒞滇詳核如公議嘗出勸耕見父老教之糞田屏水以江南農具詳箸圖說頒布郡縣調廣西布政使公用心精密遇事不苟故自丞守歷監司竝以幹練爲上游所俾及躋藩臬務持重總大綱不事苛察常以屬城數十人戶萬億而官民闕絕幽隱纖曲無由身接而目察舉動少誤爲害無已故往往慎守成憲然



其有所施爲必長顧遠計每出一令上下翕然雖智能之士莫之易也逃職入

覲

帝從容問所歷官土壤沃瘠歲時雨暘民情習俗政事劇易公敷對如響皆中體要

帝益嚮用就晉本省巡撫俄以兵部右侍郎

召尋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幾以疾卒年七十有五公性和粹未嘗立厓斥然猝遇艱險坦然無所懼相傳官湖北時以

萬年吉地購巨材奉檄入黔絕八寨度萬山窮索谿峒嘗陟山顛見巨蟒方屈首飲澗中尾盤古松長數丈從

者悻避公色不動徐戒無譁輕行踰嶺竟無恙人皆以爲難公第曰此天幸耳嗜書籍蒐羅甚富公餘卷帙不放手箸有作吏要錄閒中集藏於家公子候補中書科中書煥煥子國學生基基季子府庠生錫光以鳳翔公及公狀來乞爲家傳如此

論曰記載或云公父未婚而天所通婢遺腹生公外舍僕隸私養之數年始以獻故有父無母然公自撰鳳翔公行述言初生鳳翔署四年而生父沒又十年而陳恭人沒章章可攷殆傳聞失其實與子覽公子煥暨門人宋思仁所列公事實年次有不相掩者輒以公所自述參定之箸於篇

浙江黃巖鎮總兵世襲騎都尉羅公家傳

公諱光炤字映寰別號朗亭先世廣東饒平人明嘉靖間有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普者公六世祖也曾祖士鈐國朝康熙中應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募征臺灣積功授左都督世襲騎都尉歷湖廣鎮守協副將入籍福建漳浦祖鳴淇由騎都尉歷浙江溫州中營游擊公父若桐隨任娶於瑞安遂居之公幼卽沈愨舉止端重然聰穎絕人九歲學爲詩會有乞塾師題劇場額者戲屬公公應聲曰當眞看一坐驚異十四棄舉業習騎射未冠技已絕倫公父不樂仕進命公襲世職補閩安水師營都司時臺灣逆匪林爽文反提督海澄公黃公仕簡率師

籌勦乾隆五十二年春公隨總兵郝壯猷勦賊南路大木降大湖崙仔頂新圍橋仔頭二十六戰乘勝復鳳山旋以兵單爲賊所襲潰回郡城隨將軍常青效力敗賊柴頭港參將潘滔被圍三坎店公救之時夜分命爇火四山爲疑陣乃當先殺賊二百餘圍乃解又擊破屯匪焚其藁再敗賊柴頭港港故產鹽當臺課之半賊涎利屢犯顧野無可守公命壘鹽爲壁力敵數十晝夜五戰卻之卒保全埕復搜勦南潭竹戈厝三坎店竝山岡葛松莊諸賊十一戰斬級無算生擒賊目蔡懷蔡陣等十餘人奉檄由水路援東港運道而賊據上游官軍不能相應公捨舟揮兵疾擊斬獲過當賊潰散乃置義民復

斥堠饋餉始通總兵魏大斌援諸羅命公以五百兵駐鹽水港賊至敗之調援鹿仔草大戰於半天厝無影厝大崙等處五勝之時賊圍諸羅復奉檄馳至自辰及午突圍入參贊大臣柴大紀命備西門賊來攻戰敗之乘勝至南門拔它將於圍是時城中糧且盡請救者爲賊偵獲圍益急公乃命別將陳師誘敵自選卒出北門抵大木均刈賊莊禾賊截於牛欄溪戰敗之獲禾三百餘石歸以餉軍於是日與賊戰五戰五勝賊益大發兵圍城僞帥擁旗幟瞰城氣熾甚公大呼直前搏之賊大亂火槍雨發倉卒閒鉛丸洞胷貫背昏絕兩日始蘇召醫剗之丸入骨不可出及嘉慶初公以川沙營參將引

見

睿皇帝問臺灣時戰狀

命大臣驗視傷痕頭等

賞戴花翎公之被

主知始此當公之受傷也賊益晝夜攻城不息公裹創督戰激厲所部以一當百賊畏之呼爲小羅軍被圍凡六月而將軍福康安公大兵至始解圍命哨捕水掘頭賊賴月等擒之諸羅乃肅清

天子以官兵義民守諸羅效死勿去易邑名曰嘉義也五十三年隨提督蔡攀龍剿賊中路戰於灣裡溪獲楊學鄧等二十六賊梟之戰於定山令槍礮先發以脾隊

猝乘之短兵相接賊大敗獲其僞征西將軍楊君選龍

堤案此據年譜書之欽定平參贊大臣海蘭察公命

公擊牛頭莊賊大破之俘百七十餘人遂檄公任行營

收訊事公勅立竹牢分禁男女以三等定罪脅從者編

入義民初犯未傷官軍者刺字再犯者劓傷官軍者

斬從賊婦女如之童稚及婦女被掠者榜親屬歸之無

枉縱者又命捕牛稠山賊陳拔萃等斬之獲火藥鉛子

槍礮有差凱旋委督辦善後冊籍敘功以水師營游擊

陸用當公會祖士鈇從征臺灣時克紅毛城等三十六

島殺賊萬四千餘人功常冠軍今公復立功臺灣相望

百年抑可謂善繼矣歷任福建澎湖左營游擊江南奇

營游擊川沙營吳淞營參將京口協副將浙江黃巖縣  
總兵所至力振綱紀尤嚴緝捕屢獲巨盜時蔡牽柳阿  
全方橫行海上獨不敢近公所轄境其任川沙也川營  
故多守戍有月餉無裹糧不足以養生送死故人不樂  
爲兵皆市井無賴充籍而已公特捐廉爲倡集資生息  
以助喪葬又令一兵有事眾兵各助制錢二凡可得十  
五緡應募者日眾乃練之遂成勁旅其任吳淞也有姦  
民販私竊捐海塘邑令往禁之勢洶洶將反令倉皇歸  
牒請發兵公以精卒百名赴隄徐遣老成弁兵反覆申  
諭稍暇出不意猝擒其首事者數人且急築塘半日而  
葺事其任京口也當嘉慶二十一年英吉利使徑由天



津入貢

嚴旨申飭後

命遵貢道歸國守風京口公整飭卒伍嚴守備宣布  
德意親慰勞恩威竝施英使私詢公姓名爵位畏而敬  
之有誤傳高資東境鹽梟拒捕者鹽政飛檄發兵府縣  
移催絡繹至僚佐來請公徐曰已部署矣久之寂然夜  
漏二下出高資覆稟示眾曰予固知此事之罔也蓋鹽  
巡與肩販者鬪不勝張其辭以聳鹽政圖報復耳或問  
公何以知其罔公曰高資張都司素能詎事聞鹽政而  
無一字稟予者眾咸服公靜鎮其在黃巖最久酌定海  
捕章程籌益經費添設資糧篷索歲時巡洋會哨不恤

勞瘁別用小艇僞飾商人以弋盜故獲盜尤多道光初元奉

旨回奏訓練兵丁事宜略云到任來督演官兵馬步諸技不使一日閒斷弁兵習常技既精仍令兼習拳勇視優劣爲賞罰勤惰爲勸懲其將備千把務令於本營本哨之兵明紀律洽志意一旦有用則不啻臂指之相使至舟師除該兵本技外令習風雲沙汕舵繚斗棹諸事槍礮逼近乃發戢舫力爭上風策精於勤冀一日收一日之功一兵得一兵之用公軍政概於斯矣海中南田山袤延數百里草樹蒙密口岸斗險故盜穴也有司以土性肥沃議召墾浙撫帥公承瀛以問公公以地縣海

中墾之徒爲姦人利擬以石浦同知分巡其地仍撥并  
守之冬則焚其柴草俾姦盜無所匿帥公躉之如其議  
浙舊設米艇歲修重制府欲裁之下黃巖定溫三鎮會  
議公獨持不可云嘉慶初安南夷艇入寇官軍以戰船  
仰攻非便創造米艇費至鉅今遽裁汰非有備無患之  
意議遂寢蓋公忠孝豈弟兼文武略當官勤慎善撫士  
嚴而有恩事上以禮有所咨必以誠告故所歷諸大帥  
皆重公益自撝謙循循然所謂儒將也公在狼山開  
百蜨詩社與馬有章李惠元張桂林季惇李懿曾馮元  
錫唱和其在京口則所交應讓徐元佐皆知名士自作  
擘窠大書顏其堂曰澄懷其不廢文事如此休致六年

道光十四年舊創發卒年八十子景含景鄂景恬含先  
卒鄂二品蔭生今河南候補知州恬國學生

贊曰凱旋彙賞功歸專闔史體記載大略而已偏裨勞  
勩豈能縷析哉予據羅公年譜書公功尤詳蓋家傳宜  
然且以見爲將者非徒坐擁齋糧進退觀望而已當嘉  
義圍解公威名日著忌者或讒之蔡公授以老弱卒戰  
守具咸弗備以試公中路故產竹公令多取竹立柵塗  
土爲帳削竿爲矛銳其根以代鹿角裹糧於衣搏以土  
爨篠葉以造飯慰疾痛均勞苦有獲悉以資眾故所向  
有功蔡公按所部歎曰君才未可量吾過矣遂折箭訂  
交呼以弟昔之爲偏裨者如此噫

愚庵錢公家傳

公諱樹芝字瑞庭別號愚庵先世自奉賢遷今之金山祖鏗嗣父溥義皆以行誼從祀郡孝悌祠事具松江府志公兄弟六人公其弟五也少習舉業試有司不利遂棄去居家篤行善事族子咸熙少孤敏悟特延師課之卒舉於鄉戚凌早故婦節孝撫孤存恤倍至又助貲營葬其三世妹沈夫死殉節家徒四壁經紀其喪葬招撫諸甥男女卒爲婚嫁他族戚貧乏者周恤之類此嘉慶十九年大旱將赤地公倡議疏濬秦山塘日冒暑往督畚鍤於是支港通利農田稍有收公之功也歲歉發倉中糶米量給窮戶率以爲常自奉儉約敝衣蔬食如寒

素而凡橋梁溝堰衣寒食飢醫藥棺殮有益於人者惟恐弗知知之惟恐應之後也性寬厚待人無上下必以誠遠近識與不識皆曰錢公長者治家有法延名師課子禮貌肫至諸子定省則述先世德澤勉以孝悌忠信至成人猶不置生無他嗜好閒以金石書畫自娛然無所凝滯志專於爲善也卒年六十九五子熙恩熙輔熙祚熙哲熙泰熙祚出繼弟樹蘭後公以國學生議敘縣丞用熙輔官封修職郎

張文虎曰爲善而見於顏面謂之德色內豫策其圖報謂之市心此或勝於嫂溺不援者爾予嘗見公謙下樸訥其於善行所無事或面傅之蹙然曰此祖父所常爲

吾奉行之慮弗及爾何足俾者身乎爲善不當如是邪  
章斗山家傳

予與張鴻卓偉甫不相見者四年同治二年春遇於滬  
城相對如隔世各憊憊逃避賊困頓狀少閒偉甫遽曰  
子知吾妻有詩人章韻之乎予曰不知也曰子誠不知  
韻之韻之且有求於子爲渠翁作家傳而取必於卓子  
其毋辭予曰異哉予文何足傳求之如是其摯也章氏  
何如偉甫曰翁之先卽世傳東坡所和楊花詞章質夫  
者也明有工部主事憲文者翁之九世祖有兵部員外  
郎

國朝賜諡節愍入忠義祠簡者其七世祖也家世以儒

名庠序聞翁之父煥母雷俱以孝聞於鄉里予曰請聞翁之行誼偉甫曰翁孝子哉當十二歲時父病劇翁籲天求代至五日父忽若嚙語者再三云增壽一紀翼日遂瘳後果歷十二年而終翁年五十餘猶孺慕無間予曰孝子哉此一足傳矣偉甫曰翁五世以上祖墓大宗中落翁肩任祭埽從子汝桐少孤露翁撫之如已子卒以成立門人夏某力學而家貧翁返其脩脯凡及門者多有所成就以去翁爲人正直恥干謁於朋友忠告善道無後言咸豐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郡邑上翁名力辭不就偉甫又曰翁少歲以文爲郡先達雷曉峰徐雲舫所重世傳撥鐙法學



顏魯公書著性理輯解章氏本支譜尊聞書屋詩草藏於家餘凡爲制舉家學者不暇舉也明日手韻之所爲家狀以示與偉甫所述略同身乎士惡行不副其文今翁之孝與凡行誼旣足以自傳卽何賴予文姑爲之以酬其意可也翁名夢斗字兆星號斗山後改名倬又號改生婁諸生子錦早卒次汝梅卽偉甫所謂詩人章韻之者也偉甫曰郡城兩遭賊躪喪亾離散無復有人言詩文言詩文者韻之一人而已

惺齋姚師家傳

文虎東髮從吾師東渠姚夫子習句讀師見以爲可教教以對偶五七言詩稍益以文選唐律賦經解古文辭

及制藝以應學使者不售時道光三年也是秋東渠師病卒其冬文虎疊遭先祖母先君之喪貧不能負笈就館里中訓童子於是吾師惺齋夫子詔之曰子文不利於應試其以所業來爲子正之文虎固不喜爲制舉文歲不及十篇或復蹠弛不合軌範師輒舉以戒門下士然意實期許越三年文虎倖入學明年就館柘西歲時省墓返或應試郡城謁師一二面逮道光十四年冬旋里而師已捐館舍矣悲夫師諱焯琥字超南別號惺齋居南滙之周浦鎮世業儒聲庠序間考諱伯驥嘉慶丁卯舉人候選直隸州州同師昆弟五人其季卽吾東渠夫子也惟師爲州同公後餘皆出後伯叔氏州同公沒

師猶未冠也讀書課徒束脩所入竭力養母母火安人性嚴毅督責備師下氣怡色務得母歡入邑庠之年而吾東渠夫子以暴疾沒火安人所尤鍾愛也哀慟不自勝師百計解慰常踰午夜俟母寢適而後退飲食服物母所不喜弗復陳所悅必極力以供逮火安人沒喪葬盡禮纖屑無遺憾人以爲寒士所難師天性和易無疾言遽色其爲文亦如之典雅合度不事馳騁而理無弗達歲科試輒高等學使者知爲名宿隆異之善飲工八分書篆刻求者常闐門雖醉走筆應之無難色里育嬰堂者師高祖某公所創建世相繼經理師每司月徒步察嬰行數十里嚴寒甚暑必親往然師自火安人沒常

悽愴傷懷言及必垂涕境益蹙名心漸灰甲午科以戚友勸勉至省門未入闈邁疾歸二日卒年四十有二配金氏州同公同榜生奉賢金公女後師某年卒二子長其鈞字石一能世家學次其鉞嗣吾東渠夫子女一適九品銜楊天森孫三師箸有桐陰閣詩文集成語二千字文古字彙考皆未梓嘗輯自明以來一家應試制藝律賦爲吳興試藝刊於家塾讀者歎其門才之盛嗟乎文虎自受業師門兩夫子皆以殊常見待盛年悠忽餽口四方今積然老矣無所表箸於里巷其可愧也夫石一以狀來乞家傳因并敘從學始末附見焉東渠師諱煒球字海南先惺齋師三年入府庠詩文超邁援筆立

就爲同輩所推服卒年僅二十有四嗣子其鉞者亦未  
婚而天師遂無後悲夫悲夫

王望溪家傳

道光甲申予始館同里王君家課其子世彥王君隱於  
賣藥然風雅工隸書山水宗董文敏尤長墨竹豪於飲  
時君戚文學周墉堅伯亦能畫顧不善飲予少能飲又  
不知畫然三人者常相聚聚未嘗不設飲談笑爲樂也  
其秋君以鄰火沿燔其屋移居市東則與予及周君居  
尤近而君家以火中落明年遭父喪境彌索寞自是予  
館浦南君客滬城周君遠遊粵東數載歸不得意偶相  
聚相對惘惘欲尋向者之樂不可得矣咸豐癸丑粵賊

據金陵閩廣匪亂滬君困賊中三年家益窘而世彥從  
予同客柘西稍得以所入助贍養及辛未粵賊自浙東  
竄予挈家旋故里見君猶康健惟天寒則龍鍾見老狀  
其冬賊又東遂各逃難相失予棲滬城世彥奉君及家  
口航海居海門踰年返同治癸亥世彥約予僦屋市西  
同居日無事與君酌酒談往事是時周君沒二十年矣  
且歎且感不自意其身之尚在也然相聚不半月而予  
以湘鄉節相招赴皖是年君七十予郵詩爲壽明年君  
喪偶移居市北丙寅春予自金陵歸視君加衰颯矣及  
今年三月再歸聞君寢疾亟往視則時時作喘息飲食  
甚微然言語性識了了猶能起坐醫者皆言脈如平人

於是閒輒往視問君何所苦君曰苦夜不得寐寐則恍惚不可名狀又多畏怖常須人伴噫此陽欲絕而陰上乘可虞也君命工繪小像爲獨立圖屬予題其首題數日予赴金陵又數日而君訃至烏乎與君交四十有六年而今已矣君爲人坦率無城府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族信於友苟成人之美未嘗以無力辭君諱渭熊字文載別號望溪祖籍浙江之慈谿曾祖諱某始遷川沙父諱元材字茂春再遷周浦仁厚長者也君生於乾隆六十年乙卯沒於同治八年己巳年七十有五配周孺人後君一年生先五年卒別有傳一子卽世彥國子監生孫某年弱冠矣世彥敏於事事親至孝及一切與人

皆如君身乎周君沒無子子子避難力竭病死於滬城  
獨君享高年有令子能繼君志君不死矣夫

陳孝子傳

人子事親之禮具曲禮內則諸篇顧未聞有以此稱者  
豈庸行不足異與抑無其實而強飾其文不可以終日  
也而今乃得之陳孝子陳孝子云者其鄰里鄉黨所共  
稱也其狀曰孝子之事父母也晨興趨寢門俟啟而入  
問安視盥漱問所欲雖甚難得必致之先意承志惟謹  
晚俟父母息乃息出告反面有所喜必潤色之以怡父  
母有所怫鬱無絲豪見於色如是終父母世未嘗改又  
曰孝子父病死長號過百日繼以母老多病強制哀慙



母側席母室衣不解帶聞母聲卽起問狀餘二十年寒暑無閒或以事出雖遠不外宿咸豐十年粵寇犯松郡孝子負母行二十餘里至上海之韻橋乃止當危急中奉侍無少缺夫其居常也如彼其遇變也如此謂之孝子宜哉狀又曰孝子謹於祭祀魚菽之薦必誠必敬族人修譜及建祠屋墓舍必竭力以助戚友告貸雖缺乏必盡其意其自奉嗇待人寬勤於事事嚴於教子又餘事爾身乎大傳有之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經有之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吾不知孝子之習於禮何如如狀所云固深合禮意者哉狀又曰道光二十九年孝子母病篤乃默禱天

割股肉和藥以進病竟瘥同治九年母又病遽沒孝子  
日夜號泣誓隨母死或慰之孝子曰吾婚嫁事畢而事  
親之志未償何生爲越六十五日德甚命其子曰余死  
以墨衰殮其早謀所以葬祖母者遂卒或曰割股之非  
昔賢已論之經言毀不滅性而孝子近於不勝喪於禮  
何居曰先王執中以制禮使夫過之者俯而就不至者  
跂而及孝子者過乎中者也抑愈見平日之所以事親  
者天性之眞而非矯飾於文貌此不可以議孝子孝子  
姓陳初名裕猷字仁山別號菊巖婁邑人少讀書應有  
司試屢絀納粟爲國子生改名宗源父春元監生母范  
宋文正公二十四世孫女世居松郡西郭外之南埭里

避寇顛橋以故居燬遷天馬山其殉母以卒也年六十  
有一有子四曰某某某沈君樹鋒以狀來爲作陳孝  
子傳

姜雲亭家傳

往嘗聞郡先輩范君雲卿述姜先生雲亭之孝與其好  
善也事必徵諸實不欲爲無益之舉而博慷慨之名心  
竊識之它日於廣坐中望見顏色聆其緒論誠盛德長  
者而服范君之不虛譽今讀

恩慶編益詳先生家世蓋德門之興非偶然天爲之抑  
亦人爲之也先生諱熙字懋昭別號雲亭華亭附貢生  
自父格堂府君以上凡六世皆以孝行節義蒙

朝廷旌表別有傳具於譜先生性至孝喜讀書旁通醫家言平生所爲善事不可殫舉最著者創蠲華邑賓興田一節爲善之大者尤孝之大者也初先生祖次謀府君鄉試病逆旅力不能致醫藥歸而遂卒孺人陳傷之苦節四十餘年病革語先生父曰苟能自立必思所以助寒峻者而格堂君以家累重不得如志爲憾以勸先生先生念之不敢怠力勤撙節家稍充遂首蠲田以爲合邑試士賓興費自是以後多有聞風興起者寒士懷才欲試或以窘乏寢得此資以成名者比比羣歸功先生先生竦然曰此吾先志也獨營建宗祠及先世孝子坊置義莊贍族田給貧寡乳孤幼稍長者資其讀書習

業創立尊親義塾延師課里中寒苦子弟鄰右戚族婚嫁喪葬皆有以周恤之文廟洒埽會文昌祠堂豐備積穀倉郡城同善堂青浦同仁堂皆蠲田爲助又置義塚收埋遺骼道光癸未己酉兩水災蠲資尤倍先生產僅中人人以爲難咸僂道之先生又曰此吾先志之所推也烏乎善則歸親先生之好善也蓋其孝也先生雖樂施濟眾未嘗有德色至於僧道寺院土木道觀則不聞喜捨此又異於世俗之所謂好善者其好學至老不倦著有敬學堂文彙一卷宗規一卷

恩慶編者先生所輯六世

旌表傳略及當代名流題詠也所校梓者有張蒿庵老

予說略陳文恭公訓俗遺規及遠祖宋白石道人詩詞  
集板皆燼於兵燹同治元年先生避亂於青浦曩賢港  
宗祠一日飯畢放箸卽逝實無病也年八十有三子三  
崧南金緘品純金緘以先生事略及

恩慶編求爲家傳固昔所心識也不敢辭因掇其大者  
箸於篇

浙江候補知府林家傳

公諱鈞字陶然號怡如先世籍福建同安曾祖諱彥貞  
始遷居松江西門葬於橫山祖諱潤玉少與戚吳設質  
庫奉賢東門遂家焉後吳逋公款監追乃竭資產代償  
家以中落父諱國賓諸生常客外母患風疾公尙幼侍

奉惟謹每晨必視母膳而後入塾弱冠一應有司試以貧故棄儒治生養親能先意承志家漸隆讓祖遺屋與兄瑜自構居隙地奉邑善堂向附三神廟將廢公過之見額惟善字存歸告於父父曰孺子勉之天下惟善爲不朽耳公遂奮志倡建同善堂於邑廟東規制詳備是時胥吏積弊鄉有人命案四隅見炊烟者無不橫擾民患苦之公建議畫定經費由善堂給弊遂絕相傳邑爲言子所至地倡立專祠又增葺節孝祠置田卹嫠邑城中高而窪遇水潦四門皆不可行乃倡發石街道路便房它類此者多或偁之則曰吾父所教耳父母沒皆極哀毀喪葬盡禮其居鄉如此道光之季以縣丞需次浙

江補山陰攝上虞令大吏嘉其能舉卓異調署甯海咸  
豐元年署嘉善二年再署上虞題補黃巖調烏程五年  
調山陰保陞同知擢知府仍留視邑事公所至以除莠  
安良興賢愛士爲本理積案恆至夜分平情讞鞫慎敲  
朴寬株連獨嚴於盜賊不惜重資緝捕故民皆懷德畏  
威於其去也輒相與歎息其在烏程也有長興某謀佔  
其弟遺產親屬挾弟未字女訴府府委訊公呼女略問  
數語命肩輿送之歸斥某曰爾讀書明理不念手足情  
致閨女露面涉訟邪亟還弟產嫁如己女否則執法重  
懲不爾貸某數強辨卒不可易有弟兄爭產者令當堂  
講家人禮久之皆感泣去粵寇逼境上游命勸捐助餉



時當收漕民悍弗應且滋事知府欲威之以兵力請緩諭以大義卒樂從增設義塾養濟院蠲廉課士拒絕苞苴縣聯於所治曰一秉至公兩造毋庸請託分文不取四鄉莫聽招謠士民以爲信其在山陰也有張孝子者以小販竭力養母母病癱常扶持之垂二十年已不娶而爲弟娶婦以延宗祧公首訪得之爲建坊營屋助饗殮勇林烈女者李某童養媳也有蕭山生寓於家豔女色重金啖嫗嫗逼女不從閉置絕饗某夜歸復逼女仍執不屈乃絞殺之負屍將棄城外方登巡卒至倉猝倒植城下反索女於母家遂涉訟或見女屍以報乃繫某於獄六年未竟公理獄究得實雪女冤論如法爲建祠

及坊曰林烈女絕之於李也其爲縣令如此十年署甯波府時省垣初復賊逼嘉湖餉需支絀公以恩義激勸數月得百餘萬大吏

奏保道員廣匪肆虐郡中將謀不軌密請於提道率兵搜緝得無事十一年冬賊陷紹屬各城四路環撲援絕餉缺激厲軍民登陴死守如是兼旬而奸夷有通賊者城陷公自墜不死復自縊者三從小閣跳而下又自刎皆遇救免適舊部踵至知提道在定海遂招集民團往助之同治元年四月從攻甯波自辰至未一鼓克之擒獲賊數百主兵者欲殲之公請鞫釋脅從者三百餘人甯紳陸某充賊僞官肆惡城復猶廁紳列招要乃以蠲

事邀至署午餐餐畢略詰問縛而誅之眾以爲快方獻  
馘夷人驟馬至致救公曰陸某中國罪人殺之何預爾  
事設爾西人有犯法當殺者而我阻之可乎夷語塞而  
去又籌餉增幕壯勇八月督帶廣濟軍身先士卒攻克  
紹屬各城旋以前失守處分被議委赴上虞辦蠲月得  
二十萬遂克紹城而公已積勞成疾矣二年總辦山會  
米蠲力疾從事紹紳聞公來皆踊躍恐後三月而集事  
當大事能任重如此大吏皆知公得民心也咨請開復  
藩司蔣公益澧頗重公進攻嘉興函招不能往是時公  
久病然神識不衰終日危坐猶自檢公牘遺命薄斂勿  
濫訃卒年五十八配顧恭人先公十年卒窆室何孺人

子二孫九公天性孝友既官浙痛父已歿乃迎養兄瑜於署事大小必以咨公餘貲悉歸之自奉廉約而樂成人之美友陳寶善自金陵逃出解衣推食俾習幕助蠲府經歷爲游揚當事閒旋得知縣洊擢知府凡族姓姻故稱貸者必量助之嘗曰吾自筮仕歷二十年家中不增一屋不置一畝庶可對部民耳及其卒也幾無以斂焉乎予與公仲子懌煒交述公生平多可紀者撮其要爲家傳足以見公爲人矣

張沛霖時霖兄弟合傳

張九思字沛霖九宜字時霖兄弟也仲清十六世孫九思年十四父歿伯兄作霖以任俠破產家貧甚鄰有操

布者日睨之遂能其業主識其誠篤深見任以所入孝  
養盡禮擇壻嫁姊與時霖次第婚娶凡族窮無所依者  
悉牽引之俾成業作霖病臑舟輿四出求治不言無錢  
死復爲之斂年三十五積勞發病卒子鑫僅三歲家無  
贏餘時霖摒擋兄喪請嫂同爨奉嫂如母撫鑫如己子  
營葬三代每述兄樂善好義受欺不較以訓鑫而自謂  
不如勉以成立性忠實一如兄排難解紛不以宿怨辭  
晚境澆絀有告窮乏者猶力周之然疾惡太嚴性復疏  
忽卒亦爲人所欺以貧窘云

孝勾傳

孝勾姓哈回種也居安慶城南門內哈排巷長不滿四

尺臂孿脛蹶肩背戾舌強語嚙嚙不可辨日勾於市以  
養其母母年垂八十衣服完好充然不知其爲勾者母  
也當粵賊陷安慶時人民逃散不及逃者率遭賊毒孝  
勾母子不能行獨相守不去賊憐其孝亦恤之卒得全  
身程周學濬御史首爲孝勾行述其事海甯李善蘭繼  
之且約所交集貲月給其薪水遂不復勾於市兵部員  
外郎武昌王家璧孝子也父以累戍滇徒步往省者再  
卒奉以歸蒼是時江南賊未平父勉以報  
國促從軍皖營聞孝勾事慨然願助之且爲詩詩成而  
父訃遽至投筆踊哭曰吾愧此勾吾愧此勾  
讚曰孝勾儼然負人形肩背手足口語皆不靈而獨知

孝其母蓋其心全乎人也彼靈於肩背手足口語者視  
孝何蔑如也然肩背手足口語之靈徒人形存耳王兵  
部之言曰吾愧此何吾愧此何人亦母以肩背手足口  
語傲何哉

張母陳孺人傳

蜀魏國忠獻公之裔居南昌大木山者在明有南京兵  
部尚書諱鏊設險備倭民蒙其福其十一世孫璲以孝  
行爲今爵相湘鄉曾公合肥李公所知卽陳孺人嗣子  
也璲與予善述孺人之行詳云孺人姓陳氏邑布衣斗  
輝公女年二十歸贈徵仕郎茂東公三月而徵仕君服  
賈貴陽孺人事姑盡孝是時徵仕君祖翁年九十餘善

病孺人奉養惟謹勤於操作每鉏園采樵晝紡夜績以  
佐日用凶歲餌杞根榆葉觀音粉石脂也從其俗稱以充腹而  
甘旨無缺洎祖翁沒姑欲減食指時令居母家居母家  
鍼紉所出仍以奉姑忽一日心動歸視姑則姑方病急  
求醫藥月餘目不交睫病日甚乃割股和藥以進卒不  
效姑撫之曰汝侍我瘁矣如命何汝夫久無耗吾死汝  
往尋汝夫背我舅遺所拄杖今昇汝當佑汝行且保汝  
壽似我舅也姑沒孺人百計終喪事遂遵姑命單身三  
千里赴黔而徵仕君已病不久卒孺人銜慟擗擋衣物  
護柩歸南昌無子境益困有人所不堪者孺人未嘗言  
苦也如是數年徵仕君有疏族子幼失父母無所歸孺



人憐之飲食之以爲常初孺人嘗夢徵仕君子一丸藥至是復夢或予柏一株植庭中甚輒以告其族族老者曰兆其在此子與遂勸撫以爲子孺人從之命就村師識字名之曰璫孺人畜之厚教之嚴曰不從艱苦中磨厲卽不得成人璫稍長亦能體母心然自度貧不能讀書取仕進又意不喜近市廛乃學爲篆刻圖繪得升斗米以養母閒作詩見志人稍稍重其孝旣而遊京師湘鄉公偁之名益起及公督師祁門璫以小官畱營同治三年克復江甯委攝如皋典史乃迎母至任繼又委理安豐鎮差缺攝鹽城典史孺人謂璫曰官無大小宐盡職一也且自尙書公以來世以清儉力勤爲家法汝勿

負職吾日噉菜羹亦飽不則雖列五鼎吾不食也遇水火蝗旱惻然禱天幾廢寢食烏乎孺人之孝之賢之刻苦厲節天報之以孝子宜哉璉泣下曰璉何能孝凡璉之得以爲人皆吾母教耳璉又言孺人在黔時徵仕君有友某託積金而遠遊臨沒以屬他日某至孺人請姓名畢卽出金還之某感泣將分金爲謝孺人曰吾夫不負友吾不負夫奚謝爲卒不受自黔歸攜一婢視若已女稍長矣歲荒族人勸鬻之以度歲孺人曰不餓死當禮嫁忍賣女救飢邪見孤寡老弱窮餓者每輟食食之比鄰一家十餘人病疫親戚屏跡孺人以微鹽煎湯飲之爲其啟閉者月餘里有死無棺者抽壁板與之其好

義如此璫鹽城得代奉母居江甯踰年奉檄于役京師歸而孺人病篤湘鄉公貽以人蔘服之竟不可治同治十年四月壽終年九十五果如姑所言

王孺人傳

王孺人者盧氏浙江黃巖舉人塤之女孫處士肅炆之女而王君某之室也幼穎慧通五經大義劬及文史年十四失母哀毀不食處士固喻之彊食無何處士病求醫久不效乃泣告天請以身代剗左臂肉和藥以進病果愈稍長適王君事翁姑如其事父母諸叔小姑幼教之讀書若弟子然及於婚嫁皆盡心勇勤治內事率以身先妯娌子就外傳入覆其所業必精熟而後寢暇則

伉儷以詩唱和爲樂咸豐十一年粵寇竄浙東是時王君父及仲叔兩弟相繼沒矣王君與季挈全家避難邑之石磬轉徙蕪坑地在萬山中兄弟每重趼踰嶺數十里負米返孺人先潔膳奉姑以次及長幼已獨餐薯蕷或薄糜和麥屑充腹而已及明年十月寇退得歸而孺人已病矣亂後益困猶力佐王君理家焦勞不得息同治四年竟卒年四十有六孺人生子五長萬堂邑諸生次元祁國子監生次士鏞士驥士鏡孫四人所作詩散佚禹堂收輯之凡一卷曰焦尾閣遺藁藏於家烏乎孺人在室爲孝女旣嫁爲令妻爲順婦爲賢母且備極艱困而不失其常使爲男子亦士之貞者矣而年止於此

蓋甚矣夫天之不以貧富夭壽爲禍福人也久矣

張烈婦傳

咸豐十年夏五月粵寇竄松江十三日擾婁之天馬山  
鎮監生張世寰妻鄒氏沈水死世寰從妹如皋訓導金  
山胡光宅妻挈其幼子女繼之是日郡城陷文武官皆  
遁惟婁令卞乃諷戰敗死之張烈婦者青浦鄒某女在  
室以孝聞及歸張姑前卒而夫常負米外出獨事邁舅  
十餘年無違禮撫小姑幼叔飲食衣履紡績誦讀周且  
擊如婦卒遺三孤育之亦如此皆以至成人舅疾篤佐  
夫侍湯藥晝夜不息竭嫁具以濟匱乏遭喪盡哀族黨  
僱馬張故貧烈婦躬操勞不自恤率諸女篝鐙治女紅

至午夜益課諸子以塾師所授書必使成孰已乃傅說  
古人忠孝節烈立身行己曰勉旃爲人當如是也粵寇  
陷蘇常勢且亟胡孺人者世寰叔父婁庠生錫保女也  
自郡城避地依世寰家烈婦謂之曰寇深矣設不幸遭  
難吾與若惟捐此命完白骨耳毋偷生辱先人及世寰  
郡城歸賊已逼婦麾使速去遂與胡孺人走避深林閒  
賊掩至烈婦遽赴水胡孺人抱攜子女從之皆死事聞  
忠義局

奏請

旌表曰烈節埒祀昭忠祠烏乎人情好生而惡死彼烈  
婦豈獨異哉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誠

講之有素也胡孺人者蓋亦奉教於嫂久矣夫惟卞令  
爲無媿於二女子哉

張節母唐孺人傳

張節母唐孺人邑沈莊唐振初女也母李氏無子苦節  
課女童以自活孺人承母訓讀四子書通大義適六竈  
張沛霖賢孝知大體動必以禮無疾言遽色比舍之勃  
谿詬誅者皆爲之感化年二十八夫故子鑫生甫十三  
月孺人指門前井自誓勤苦撫孤和於叔姊傾心下之  
孤就傅歸勛以成立無微不至俾事必稟承叔父終身  
無閒言沛霖之斂也薄且殯孺人常以爲戚鑫旣以服  
賈起家厚治父葬值叔中落孝養如事父母且力行善

孺人至是乃有喜色曰好爲之然汝貧家子稍裕止勿  
負人財旣而曰吾今而後可見汝父於地下矣同治三  
年歿年五十七其族戚閭里皆額手曰見孺人守節凡  
三十年如一日也蠡爲人敦厚依仁義長人鉅德每僣  
重之泣然曰蠡幼孤露未嘗多讀書蠡之所以得成人  
不見棄於長者者惟吾母之教也乃以孺人言倩善繪  
者爲盟心古井圖求當世題詠成巨冊刊之十二年大  
吏彙題入祀節孝祠光緒二年建坊見邑志

儒林郎布政司理問雲閣張公行狀

曾祖文璣太學生

祖一籌金山衛學附貢生贈奉政大夫



父應柏例貢生

公諱斌字用和號雲閣先世出自南宋魏公宋末有太學生湍者始由蘇州徙居華亭遂著籍焉公幼慧總角就傅有所問難師倉卒或無以應輒奇許之及長工爲制舉文每一藝出識者交口歎服以爲相如子雲之流而近世時尙號爲清真雅正實乃漸趨於空疏公文典重不苟徇俗學使者顧疑之以爲非風檐寸晷所能爲以是久困於場屋道光三年以捐振奉

旨議敘重九品公志在正途將納粟入南北闈以一發其素所蘊蓄無何病疴數載不任奔走恆悵悵不自得而年且頽然老遂援例就職布政司理問杜門養病以

詩文自娛公詩抒寫性靈不規規於聲病要達其所見而止身程張鑑序其集比之白樂天楊誠齋非調言也  
有手訂聽鴛館詩文彙行於世公爲人疏直乍接之若簡傲然稍相習乃益和易處事誠信敦篤表裏若一遇親族及故人子弟諄諄然勉以讀書治生無墜先業自奉儉薄如窶人獨樂善好義鄰近之疾苦無倚賴者率月給其空乏又捐置義冢以葬暴露水旱災荒濬河築海塘修葺文廟肇建書院每捐資爲倡有司先後式其廬以爲鄉里表率季弟振宗病卒二子皆襁褓公經紀遺業條里井然償逋負贖棄產三年之中復其故有撫其子如己子教誨不倦以至成立身乎骨肉之間嫌怨

易積屠沽市販欺陵孤寡影射乾沒此人頭畜鳴耳於  
士族何有然古人拮据捋茶綢繆牖戶猶不免於流言  
君子讀鴟鵂之詩爲掩卷太息也公處危疑之際決然  
自任逡巡十六年如一日內外無間言身乎難矣公高  
祖士正以善士著名郡志祖一籌以行誼崇祀郡孝悌  
祠公繼其後可謂無忝也已道光二十九年始命子家  
鼎營新築於所居之北常兢兢以苟完苟美爲勛旣成  
乞余文記之咸豐四年公年七十親友將舉祝公扁舟  
近游避之冬十一月微疾處分後事纖屑無遺且曰我  
死其乞某爲狀脫然竟逝公娶吳安人先十三年卒子  
家鼎八品銜捐職翰林院待詔女適職員華式儒孫三

聲夏聲盛聲永夫人非瑰迹奇行之爲難而庸行不爽之爲難鉅人長德之生恂恂訥訥若無以異於眾人及其沒也遠近戚然追溯平昔以爲此鄉此里無復有如是人者其亦可念也夫家鼎奉遺言來告義不敢辭謹狀如右

韓月泉述

韓君諱承恩月泉其自號也江蘇婁縣人幼孤性謹慤長服膺宋儒書仕爲浙江杭州府照磨進捐府通判署温州通判民俗盛賭博宰耕牛通判俸薄取資焉以爲常君獨不然嚴禁之俗以革咸豐末金錢會匪亂作道府縣皆先出君亟馳告總兵葉趣招巡洋水軍擊之半

日而復一月賊復至復擊退之巡撫王壯愍公知君材  
命主溫屬團練曰事從所宜掣肘者揭之近地土賊皆  
懾伏同治元年護台州府知府台俗彊悍好鬥健訟匪  
徒恆劫質人取財而勢豪坐分其利君慨然曰俗之敝  
由治不平也於是大修政刑勤於聽訟日不足繼以夜  
案無畱牘請謁不行民皆以爲善受代署同知駐天台  
綜理民團事粵寇犯金華據東陽爲要隘葉鎮檄君赴  
勦君選台勇數百人直趨東陽親冒死督戰賊敗遁去  
獲倉穀萬石盡發民間平糶民大感悅厚餽君概卻之  
強之受一襪被一騎而已二年復護府事天台許姓族  
數千人子弟不肖者或事剽掠君過其地呼許父兄告

誠之皆叩頭流血誓禁勿再犯抵郡卽誅盜設卡者一人台民既服君前政良者喜黠者懼皆願奉灑君欣然曰台俗可化也乃興學校以時宣講鄉約糾工新校士館台屬仰米於黃巖太平亂後道梗商賈居奇民大困君嚴緝土匪通轉運禁遏糴招商賈米價漸平先是有積匪徐景朋者據黃巖之奇田爲亂地險絕前守莫能問君急圖攻之而鎮將頓兵不應因請於大吏發兵未至而參將某縱匪出先突同知希慶營希死將襲城有密報君者君亟馳入城爲備而參將告大吏謂希死君不在行閒大吏始疑君會都司楊應龍率兵至而參將密嗾景朋遁君曰賊渠不可失也縣重賞購獲景朋于

溫境誅之復馳至太平捕斬餘黨王明功奇田遂平乃定讞上大吏而邀功者已先報捷大吏遂劾君姑息於前張皇於後罷君職然奇田匪梗化久不誅渠魁患且無已當君之還民炷香燃燭以迎且張燈爲慶及聞君當罷乃大譁羣乞請畱代者遂巡不敢至是時君已病方力疾校士促代者至歸以印綬而民間憇曲直者猶日詣君又祠神請減眾算益君壽君竟卒於校士館君故素封咸豐十年燬於寇至是囊篋蕭然萬民走哭爭斂錢爲賻弔者塞衢喪歸所過道路多嘖嘖稱君治者宿逆旅逆旅主人噫曰此韓太守耶向非公此路絕久矣子與君從兄應陞善嘗識君沈靜人也乃不知其能

爲循吏如此以有用之才詘於不知己而鬱鬱以死悲夫

書劉軍門逸事

陳作梅觀察

名肅深陽人

言總兵陳振邦勒掇陳亡無子其

妻方姪扶櫬南歸至清江忽有陳姓者亦總兵也自詭爲振邦子欲奪其喪斂賻資婦大哭伏櫬上某強推之下顛而小產婦憤甚自縊家人控告府縣官及憲司皆相視嘿嘿於是劉軍門省三名銘傳方奉檄赴山東過此間之大怒命卒縛某至數其罪卽斬以徇知其事者皆以爲快軍門今之健者功在史冊不勝書書此以志逸

書潘壇



同治二年春三月淮逆苗沛霖復叛據懷遠破潁上圍  
蒙城夏六月再破壽州勢張甚安徽巡撫唐訓方駐軍  
臨淮僅自守是時大軍方圍攻金陵 欽差大臣節相  
曾公駐節安慶頗患後顧於是壽州老儒劉本忠獻策  
言三河尖練長潘塏與沛霖有隙塏有智略得人心可  
用以剽賊曾公亦知其人卽命本忠招之塏感泣乃宣  
布曾公威德凡向爲沛霖所脅之十三營眾十餘萬地  
數百里皆願倒戈殺賊沛霖攻蒙城久不克南有楚師  
黨羽瓦解餉道絕勢大蹙冬十月科爾沁親王僧格林  
沁大兵至沛霖眾潰爲其下刺死淮南北遂肅清塏族  
居霍丘之三河尖蓋五百戶業耕且讀嘗應童子試罷

去以然諾重鄉里事多取決咸豐六七年蒙亳閒撚匪起眾至六七十萬突至三河尖塏族被害者十七八廬舍灰燼不半年又至塏子立勦與塏先後虜展轉不得脫乃偽爲賊謀多倖中賊以爲奇漸見委任久之與諸酋埒所部常七八萬私與官軍通消息每以計逸其被虜者乃集諸酋議曰我曹眾且百萬不難以橫行天下而徒聚處一隅此自盡之術也請分兵掠要地而大營居中應援勝算在我矣眾酋佯善塏自願北竄乃行數日徐語其眾曰我等皆

朝廷赤子不幸被脅今幸脫虎口獨不憶鄉里墳墓乎眾不敢應塏曰爾輩勿疑誠將終爲賊則殺我其願散

歸鄉里則我亦從此逝。百眾皆泣。羅拜塏。遂散其財帛。資以路費。七八萬眾一時俱散。塏乃隻身奔壽州。謁巡撫翁。同書自陳。且言賊中情形。翁甚喜。賞五品軍功牌。命與沛霖合辦團練。事沛霖者。本鳳臺諸生。爲人狡而險。尤淫毒。當賊起。蒙毫沛霖藉團練名。招集不逞。輒殺其不附己者。或攻鄰團。奪其所有。鳳潁數百里間。懼其暴。皆附之。屢受薦舉。至川北道布政使銜。然非其意也。塏知沛霖叵測。不欲屬翁。曰。汝不彼附。恐不汝容也。塏不得已。見沛霖。語竟夕。沛霖大悅。宿志盡露。塏乃佯爲腹心。若向所以待燃者。沛霖不疑也。十一年春。沛霖反攻壽州。徵塏。塏急至城。已陷。沛霖大殺掠。塏力調護之。

收所虜婦女遣還其家沛霖欲分掠光固五屬塏曰不可五屬本在我團練中其地富厚盍釋之爲它日籌餉地沛霖以爲然五屬卒得案堵不陷爲盜藪者塏之力也是年冬

朝廷命四路進討沛霖懼遂通連粵匪馬永和令渡淮困潁州又嗾撚首張樂行據淮上以牽制諸軍塏憂之乃密遣人說樂行曰沛霖爾讐也其反覆爾所知今勢迫相招得志且相噬矣爲爾計其廣收民圩以自備樂行信之如其言塏急啟沛霖曰樂行我讐也今乘我急廣收民圩因以爲利害在心腹矣不省則復馳白沛霖曰樂行圩日增氣益熾我十三營且向彼眾懼且譁猝

有變柰何沛霖心動乃約合攻之同治元年正月朔出不意擊樂行破走之於是欽差大臣勝保遣兵來解潁圍塏因說沛霖曰勝公君之保師盍助解潁圍求自贖乎沛霖從之是時塏先已納款於我軍乃往謁巡撫李續宜言始末且曰沛霖雖受撫爲緩兵計耳不可恃李然之彌重塏令立勦開勦中營駐防三河尖而勝袒沛霖甚令淮北團練屬沛霖如故而仍札塏爲沛霖貳沛霖已知塏不附已銜塏塏陽奉沛霖特不與相見無何諸大帥引兵它援沛霖遂復叛如塏言劉君故嘗招塏知塏始末爲予述之詳且曰當沛霖圍蒙城僧邸末至微塏掣沛霖肘蒙城必陷陷則賊必北竄後患且未

易除也僧即旣滅沛霖以塏父子先納款免死戍邊而塏守三河尖嘗武斲鄉里事或遂殺人河南道御史奏塏父子不法同治三年四月追塏立勳還斬於市

昭武都尉江甯駐防佐領兼步軍統領卓佳公墓誌銘

代作

咸豐三年春粵逆洪秀全由楚入吳二月丙戌陷江甯駐防佐領輝翰泰公以其屬百餘人戰死闔族殉節身乎忠義之氣能使人同生死蹈白刃糜軀折馘若身就陰而水赴壑豈非恩信洽於平時而大節著於臨事哉身乎盛矣公少好兵家言讀史至古忠臣義士每歎息泣下尤慕宋岳忠武之爲人其御下以仁善善而略其

惡貧不能婚葬者資之其致命遂志得士心而樂爲之  
死蓋有以也先是道光二十二年英吉利犯江甯城閉  
獨開通濟門公勒兵嚴防稽出入間諜無敢近晝夜不  
輟凡兩月餘上游益倚重公當粵賊之東竄也大帥悉  
兵駐九江城中無備公憂之以語家人家人曰脫不幸  
惟闔室以殉耳公喜及九江兵潰大帥退回江甯賊隨  
以至急攻城儀鳳門陷公死力抵禦賊披靡公追之出  
城而城西兵薄賊爭援而上勢不可遏忽二騎馳至曰  
主闔門殉節矣某等來助主殺賊視之乃親卒關方吳  
三藍也公壯之是時所部卒僅存三百餘人公曰俱死  
無爲也揮之去去三之二餘皆從公遂追賊至漢西門

賊益眾公創甚復奮刀殺賊目數人力盡自絕從兵大  
哭皆死之而公族二百餘人或溺或焚或自殺或赴敵  
死無一免者公時年六十公姓卓佳氏諱輝翰泰字子  
辛世籍滿洲從龍入關駐防江甯代有功七傳至公公  
生三年而母卒育於世母黃稍長事父及繼母世母色  
養盡孝及其沒也每祭薦必哭失聲以恩義率三弟有  
過則設祭先人泣而自責弟皆感化由行伍補驍騎校  
歷遷佐領兼步軍統領其居官嘗曰惟儉可以助廉惟  
恕可以成德其訓子嘗曰士子喜聞諛言學問必不進  
縉紳喜聞諛言晚節必不終此公所以自勵以勵人也  
公考諱福格妣郝繼妣傅配張生子延齡七歲而張卒



不復娶嘗賊至時延齡先以會試赴禮部不與其難而延齡妻胡子文愷女三人及公已嫁女洪氏婦并老嫗趙母子皆先公殉節公沒後十年而延齡爲舒城縣知縣明年大兵圍剽賊窮蹙無所逃命江甯垂復延齡故與某友善以書與狀來曰今而後可告我父於地下矣將負骨營葬豫乞銘於子某不敢辭謹銘之曰

卓佳之先代有蓋臣式是吳邦威惠克信公邁其艱寇來薄闔奮旅一揮羣醜聿奔孰蹈我瑕豺狼滔天城已與亾室家旣淪裂皆闕評胡恤我身桓桓百人并命一辰生爲國殤死爲厲神殄滅仇讎後十一年江水湯湯有山嶙嶙風馬雲車往來茲墳

誥封恭人 晉一品太夫人錢太夫人墓表

太夫人故掌山東道監察御史錢君諱以同之配候選  
員外郎應晉三品銜花翎貴州候補知府議敘候選道  
應桂知府銜花翎福建候補同知應豐之母也光緒二  
年三月沒於揚州行館之次越明年秋某月諸子奉柩  
歸葬於御史君之兆閣學仁和龔公旣銘之矣應晉等  
復固請爲表墓之文辭不獲命謹按狀述之太夫人系  
出華亭鞠氏年二十四歸御史君當是時姑張太君以  
節孝賢淑爲女宗師太夫人兢兢奉侍惟恐失意旨井  
臼操作閒卽勤鍼黹以佐菽水洎御史君以甲科官兵  
部乃侍張太君入

京就養孝慎持家內外無缺俾御史君盡力於職事如是凡數十年張太君沒御史君以哀毀卒銜慟督諸子護兩喪回南時寇盜充斥冒荆棘霜露不自恤卒歸葬祖塋咸豐十年金陵賊下竄所至奔迸太夫人曰受國恩厚死難分也諸子涕泣請勉避居鄉間及寇退歸而產已罄乃典質衣飾率子婦親饘爨初日惟兩餐淡然不言苦常述張太君之教御史君者告諸子謂人當求自立困阨非所憂也應晉等先後得官而應桂以籌黔捐駐揚州迎母孝養果如太夫人所期太夫人慈和節儉務持大體絕遊觀喜捨以爲徒費無益而振卹窮乏惟力是視是可以風閩閩矣卒年七十四蓋與張

太君同壽生三子有孫三二女一適翰林高廷棟一適  
候選道張臚壽

憑几圖銘

几已音義俱別古不通訓惟孔冲遠曲禮正義云几可  
以扶已蓋聲之轉也錢文學熙泰爲憑几圖取惟已可  
憑意予謂己有可憑有不可憑任事植德飭躬懋學可  
憑者也氣質之偏意見之蔽不可憑者也在易渙之二  
曰渙奔其机悔以渙散也奔亦有散義二失位無應而  
下憑於初陰明當去其私心斯不失其中故傳曰渙奔  
其机得願也然則君子之修己務審乎可憑不可憑以  
求得乎中正之道則真能反求諸己者矣銘曰

據之母偏撫之母顛偏則蹶覆顛則折足几哉几哉何

以安其體哉

儀禮有司徹受宰几注几所以坐安體

候選訓導錢君殯志

予初識錢君于南蕩張氏越七年君從弟錫之輯守山閣叢書若指海招予佐其事君多藏祕秩時假校錄過從考論越九年而守山閣叢書成後二年錫之邀予同至京師明年錫之沒予南歸君握予手曰錫之已矣指海稟未竟盍贊成之乎予曰然又六年指海竣事而君又沒可悲也君狀貌偉岸大目廣額爲人寬厚無城府好善樂施人咸謂長者法宜得長壽乃其卒也年僅五十有四豈相人之術不足信邪抑天之報施善人果不

必以壽考邪君性洒落不問家人事好與客歡笑圍棋  
賭墅勝敗皆欣然然自錫之之沒君常鬱鬱或言及之  
輒恻吁增歎隱然爲門戶憂蓋其所見者遠非他人所  
知也少困于童子試及爲學官弟子遂絕意進取久之  
用例注籍儒學訓導亦未嘗赴選人家居簡出以書史  
自娛其訓子弟以讀書爲善敦本睦族無墜世澤烏乎  
可謂篤實君子矣君諱熙經字心傳別自號漱六先世  
自奉賢遷婁之南鄉今屬金山縣地祖溥義父樹立皆  
有隱德君生於嘉慶元年四月卒於道光二十九年十  
有一月娶張氏繼室雷氏子培名培繼培炳培繼嗣季  
弟熙文爲後孫銘庚培名等請文其殯室子惟識君三

十有三年不爲不久敦學相長開誠無隱交不爲不深  
是弗能辭也乃爲之銘曰

宜厚其福縣其齒而止於此將以俟其子

文學盧君墓志銘

君姓盧氏諱祖潢字申濤號菽塘世籍范陽再遷至松江之張堰鎮曾祖燦祖以恭父開書均以學行著君穎敏篤學幼孤事繼母二兄孝友如禮同邑楊履基以當湖陸氏學教授鄉里君從之游業大進然自未冠補博士弟子員十應鄉舉不得志乃絕意進取閉戶著述居不蔽風雨圖史纍纍盈几席丹黃甲乙寒暑不徹視榮祿利達蔑如也竟卒以老箸讀易要義書詩春秋三傳

要旨三禮彙說十三經臆說讀史信筆香草編孫塘偶  
筆詩文集凡若干卷君行誼篤實恂恂有古人風遠近  
稱長者年七十門人將舉觴爲壽瞿然曰程子言人子  
生日念父母劬勞當益悲痛願置酒爲樂耶是歲修族  
譜冬建宗祠記之曰子弟讀書則明理安分卽不得祿  
位猶無玷宗祖百其訓後人如此君生乾隆十五年庚  
午六月四日卒道光二年壬午十月二十日門人私謚  
文肅先生配蔣子有椒次有棠後君九年卒孫二寶照  
寶烈以儒繼其世道光某年卜葬君於邑十六圖之原

銘曰

爵在天修者人有隱德者昌其門不於其躬於其子孫



乎

永安磚研銘

歲戊戌夏金山葉莖華於烏程山中獲古磚大者準今尺表九寸廣半之博寸有四分文曰永安二年七月廿日吉小者表及廣博各減十之二三文同無吉字案涼張實北涼沮渠蒙遜北魏孝莊西夏乾順皆有永安年號然非其地晉惠帝建元永安不及期此爲吳孫休元無疑永安二年當魏高貴鄉公甘露四年蜀後主景耀二年歲在己卯一統志稱孫和明陵在烏程縣西北爾時猶未遷若太史慈則不應至此始葬蓋無可攷矣葉君琢以爲研堅緻而澤屬爲銘銘曰

磚之歲二十六己卯其季於今三之一作爲研其葉氏  
書繪

壽字磬研銘

既和且平乃踐爾形

美人研銘

堅貞自持守汝黑如守雌

暖研銘

其德外圓而中堅窮陰凝寒而春盎然是宜俟於卽墨  
而湯沐於溫泉也

方研銘

沈靜端厚宜大而又保艾爾後視此石友

井字研銘

爾鑿爾耕大橫庚庚汲古則亨

田字研銘

幽巖氣清孕此貞璞良工得之既磨既斲置之座右師  
其端樸母曰石田學古有獲

印櫝銘

而開闔而出納名與器戒之齶

令聞令望出言有章實能容之以莫不臧

印規銘

無偏無頗君子印可

大理石几銘

耆屠岷山仙靈所躡割此片雲入我一室盛暑若失壺  
天日長喀勇坐隱灑然而涼

鷹羽扇銘

六翮徒豐以累其躬何雌何雄颯然清風

鸞羽扇銘

毋曰皓皓而失之傲

眼鏡匾銘

含章有光用行含藏

砭刀銘

兵者凶器去惡則利

趙禮亭遺像贊

同治建元壬戌之秋予賃廡三林塘禮亭翁之居翁長者練習世事爲人謀忠且至令子闔峰尤和易使予有賓主之懽忘客居之苦者其父子也翁年幾古稀樸而勤矍鑠善談夜恆三四起天未明卽聞警欬啟戶治家秩然有條理好施方藥療人病躬錘鍊不少倦意其壽方未艾乃予訪友滬城往反五旬而翁已病沒二十日矣聞峰出此圖請題爲五十許時小像面目須鬢猶未蒼神氣奕奕如欲語者憑几坐左右瓶盎皆蘭有少年侍立石闔間卽闔峰也翁喜蕝蘭亦以名其子云噫以翁之仁而不獲上壽以翁之健而遽奄忽以沒天與蓋翁自言嘗三遇險卒幸無恙則天之祐翁久矣贊曰

猗嗟哲人藹藹其仁浩浩其真不耀於身不華於紳世  
靡俗淪人組我純逸樂用愔人甘我辛衰齒聿臻人積  
我勤行瓜言罵人漓我醇有來咨詢告之諄諄有來矢  
陳謀之肫肫世事之紛物情之勞孰餘不綸孰宰不均  
家庭恂恂鄉黨云云繫此哲人胡不百春豈知人之於  
善也如蘭斯珍旣培其根旣溉旣頻曰啟其芬匪躬是  
親抑將蕃衍其子孫乎

趙氏先世圖像讚

武進趙君惠甫以世家子佐戎幕不就官聞示其先世  
遺像及桐城張君所爲小傳乞題敬各系以讚其一曰  
隱君西溪公力田肇緒圖延陵故封土厚俗良靈秀所

集飛鸞之鄉有農而隱菑畲既臧根深實茂報以熾昌  
其二曰隱君復溪公服疇遺穀圖君子有穀詒爾孫子  
服田力疇以續以似不耕而獲恥我耒耜豈徒要終亦  
慎其始其三曰隱君見瀾公莊橋施振圖人飢我飽仁  
者所羞人沮我往勇者不憂匪曰豪舉見善則由宐祠  
一鄉爲邦人休其四曰儒士元台公藝蘭肯構圖藝蘭  
如何如藝黍稷深培勤溉不遺餘力庶幾芳香與人同  
德風流餘韻至今未息其五曰兵部止安公蓬門教授  
圖學優則仕斯士譽髦出爲循吏入主清曹瞻言懷歸  
栗里之陶授經環堵舒嘯東皋其六曰尚書恭毅公振  
旅格苗圖恭毅錚錚兼資文武綏靖苗疆惠茲南楚長

帥柏臺筭計農部審鄂立朝其仲山甫其七曰侍讀裘  
萼公玉堂校書圖名父之子眾望所歸天祿石渠藜杖  
生輝從軍西域陟岵永懷忠孝克全是曰大魁

魁星贊

斗口一星建用平旦軒乎舞之日華雲爛下臨三台上  
承戴匡摛文受祿爲天下光

錢容齋晏坐靜養圖贊

人生而靜諸欲擾之方寸馳騫多在坐時天君泰然物  
孰浼我酬酢百端如一室坐何以曰靜何以曰養此與  
讀書是一非兩

錢葆堂跛仙小像贊



頤其神葆其真好古而不戾於人和光而不同其塵其  
度淵淵其貌恂恂人曰先生何病乎而我以爲善全其  
天

張燮盦倚石圖贊

良爲小石可以補天藏器於身介如石焉磨而不磷豈  
曰未堅焉有所倚得魚忘筌

韓瘦山遺像贊

猗與先生有晬其容有植其躬高巖秋淨大澤春融其  
執事敬其與人忠克儉於私克勤於公其操心也精詳  
審慎而不爲苛刻其應世也安舒和易而不苟異同此  
一人之私言稽於眾而皆以爲可宗噫先生之沒五年

矣而過南塚者猶仿佛其遺風

韓綠卿像贊

物乎其若愚淵乎其若虛懇懇乎獨行其志而勿蹶勿趨人皆以爲迂也將靳至乎古之所謂儒

姚魯琴未濟圖遺像贊

未濟六爻既濟在中內陷外麗窮不可終火水失調當求其通君既研究夫素靈豈不如伯陽之參同嗟已往之莫質徒想像乎儀容卹乎若憂其濡尾愀乎若憾其道窮苟利涉而爲方雨之鼎抑悔亡而爲出泉之蒙曰此其中有天焉又何問乎吉凶

徐雲舫水部遺像贊

才可詞林而屈於部曹仁可大年而未及中壽沒可祭

於社而志傳無有

嘉慶戊寅修郡志距水部沒已十年而人物志無傳

謂天故嗇

其遇以豐其後

長洲王惕甫教諭墓誌中語

孰知夫俗世之榮名皆

先生之所否故其言曰飾於外者一則存於中者九蓋

以約者失鮮而抱獨以自守嗟斯人之汶汶姑埋照於

樽酒是將歸真反樸而豈徒託楞伽以不朽哉

教諭號楞伽山人

### 徐雪村像贊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述者之巧或過於師卓哉徐君實

事求是服膺西學深會其旨辨別性質研精覃思技也

進道格物致知古貌古心行年六秩鐵中錚錚呼之欲

出此二文殊化百東坡海印發光是一非佗

像用西人照影鍍鋼

印之以贈知友

坐右箴

箴者鍼也知其疾之所在而刺之以自警也昏眊索居莫爲藥石反觀內眊譬諸病者之呻唼而已

父母生汝天地畜汝誦詩讀書徒屑屑於言語行年七十以何自許聲聞過情無本實懼色取仁而行違將小人之歸而爲大賢之所拒

錢子和學博哀辭

我友金山錢君子和質通敏風雅好古凡詩文書畫金石篆刻一見輒能言其利鈍真贗雖習其事者或謝弗

如也遇事機警而沈鷲果斷所欲爲雖百沮之不爲退不欲爲雖至親暱勸之亦不爲動然其與人交宛委曲全無傲容勵色家世聚族秦山之陽君以居隘遷張堰鎮於是始設局濟嬰卹嫠餘棺皆爲之倡張堰俗素醇近習濡染日積壞君憂之謂拯之宜自童蒙始獨捐資置義塾延名師以教貧不能執贄者邑志距修且百年力任纂刻網羅文獻舟車輒自隨人服其勤歲八月病利下體素彊弗之卹旣小瘥矣俄肝疾大發醫不能治踰兩月竟卒年四十九當病甚時猶以義塾邑志屬其子培廉也君諱熙泰字子和以廩貢生需次訓導一署靖江學島乎君抱雋傑廉幹之材未適其用又方將修

舉廢墜期大有益於鄉黨而奄忽以沒倫輩傷之南漚  
張文虎爲之哀辭曰

余壹不知天之生才兮孰成而孰虧果冥冥然司其振  
墜兮抑紛然聽其自爲惟才之難兮家與國均翳夫人  
之矯矯兮固以邁乎等倫俾逢時而效駕兮範馳驅於  
中路將與駢驅方軌兮豈中駟之所得爭其窘步出不  
惜於所任兮居亦屏植乎家巷匪吾儕之阿私兮夫旣  
觀其施用盛衰之倚伏兮疇測其當然奮賁獲之彊圉  
兮孰能使之回天矧世路之幽險兮左雷淵而右弱水  
蝮蛇綦綦而伺人兮山魃猙獰而環視殫智力以周旋  
兮猝不知釁之所起悲哲人之萎謝兮惜良材之旣艱

苟杞梓之易摧兮，毋若樛櫟之自全。固脩短之有數兮，又曷以兔夫涕漣。亂曰：敦牂之歲兮，月維孟冬。霜淒淒兮，七星其中。鬼車鳴兮，鴟鵂從君。不畱兮，噫乎逐曉月而長終。子割肱兮，婦欲殉。蹇鬼伯兮，悍弗懲魂魄兮。何之風爲馭兮，雲爲旗。俛青山兮，采石豺虎嗥兮。安馳越山嶼嶼兮，湖水涸。風鶴驚兮，氛以惡。嗟昔游兮，今焉託君之樓兮，我我琴松風兮。衣薜蘿君之齋兮，碧梧竹脩脩兮。史與圖讀父書兮，君之孤薦羞脯兮。陳菱蘇君歸來兮，不可呼。

祭蘇文忠公文

惟同治二年十二月己亥望越四日癸卯後學某等謹

具牲醴果茗致祝於故宋贈太師資政殿學士文忠蘇公之位曰烏乎自公之生八百二十八年矣其沒也滅六十六則七百六十二年也公之生也如章惇舒亶王珪蔡確輩黨同伐異惡直醜正忌公毀公齟齬公且欲殺公彼小人不足計乃文學如介甫首以褊見因公忠信如君實亦以不順己抑公知公如宣仁哲廟卒不能崇用公以至於放逐而公之生望矣然彼小人者與公同生與公竝死而其名亦與公竝傳至今人謂之何而七百餘年以來思公者尊之曰翁親之曰髯敬之曰先生神之曰仙流連慨慕而不能已若欲公之復生者自古文章學問忠節義行如公者亦有人不過傳於史冊



述於文人之口已百獨公之名則下至婦人孺子庸夫  
販豎無不知之而慨慕之者何公之望於生前而大昌  
於身後也過此以往更百千萬年日月不毀公名長存  
而某等以蜉蝣之生當流離顛沛之餘干戈戎馬之地  
歲暮客居無聊抑鬱而颯然求公於冥漠公其笑之耶  
其憫之耶其愀然置之耶抑將鑒其誠而翩然來降也  
尙饗

祭蘇文忠公文

維同治四年月日某某等謹以庶品敬薦於有宋太師  
文忠公東坡先生之靈曰隆冬沍寒雨雪未晞乾坤枯  
槁景物凜淒句芒首駕前載青旂春風一吹萬象融怡

有如先生窮歷險巖昔詘今信於千萬期人心至公天  
道無私狂雲妬月何成與虧昔歲祀公皖江之湄大盜  
未平師方合圍歲晷再更遲公於斯公所舊遊能勿來  
思俯仰劫塵慨焉嗟咨六朝勝地兵戈幾罹陵夷至今  
靡有子遺鍾阜峩峩大江瀾瀾飛仙往來真靈不迷佳  
茗一串清泉一卮松醪一榼梅花一枝獨酌無親誰爲  
配之虞卿范伯功在烝黎子容平稅西山拯饑高名亮  
節屹然可齊謝公之墩澗水成溪青山捫蝨有鬼長飢  
挈之俱來式會庶幾山高水長天空鳥飛佛灑平等公  
听曰宜尙饗

告靈文

維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丁丑

皇清例授承德郎候選府通判金山錢君雪枝卒於京

師逆旅越五月壬午其友

某某

等護君之靈歸自京師

乃爲文而告之曰天道難知鬼神莫測於維哲人乃懼

此極身乎哀哉君之材質練達英明理無弗燭察無弗

精君之待人冲和渾雅開誠布公無所私假君之處事

不激不隨適中合節見義必爲君之居家睦嫻任卹鄰

里鄉邨有如同室君之嗜古旁搜遠紹微顯闡幽悉心

探討君之筮仕爲顯揚故迪前人光匪祿是慕君之赴

選某等與俱自秋涉冬風霜載途君之至都飲會靡損

長路雖勞曾無疲頓君之旅次一室琴書喧闐北里過

之驅車君之御冬怵然興歎契彼窮塗餽之薪炭君之  
入春殷然色喜謂銓有期屈指歸里君之初病謂無妄  
疾醫藥弗神劇於七日君之將卒神明不衰處分後事  
纖屑靡遺烏乎哀哉目斷吳雲魂飛燕岫視天蒼蒼愈  
扁莫救三千長路遠隔所親視君瑤者惟予二人悠悠  
衛河滔滔汶水踰河溯江送君歸止君有兄弟痛切連  
枝君有妻妾淚盡空帷君有田廬秦山之下君有圖書  
淒涼鄴架君有遺言爰立喆嗣安分讀書允承君志君  
靈在堂君歸及門宅君恆幹用此招魂烏乎哀哉

祭錢警石先生文

維同治二年十二月癸酉朔越十三日乙酉謹具清酌

庶羞致祭於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前浙江海甯州學訓導警石錢公  
之靈曰烏乎天不憖遺老成凋謝文苑潛輝儒林失藉  
義御埋輪星躔速駕逆旅羈棲鄉關重阻鴛水雲羸龍  
山雪互鶴返何年鶚飛止舍撒瑟一辰修文長夜滔滔  
大江悠悠千古烏乎哀哉吳越之錢世惟王孫慶流吳  
郡德聚一門粵若文端忠孝克敦以燕以詒作吏惟循  
公實少孤喪如成人十八遊庠屢冠其軍一舉雖絀猶  
然壯年公曰噫嘻旣失我親科第何爲抱恨終天肆力  
於學及詩古文篤行在躬庶乎承先孝友爲政學也兼  
祿念昔西安示我高躅遵彼海濱鄒魯豈獨春風一噓

菁莪棫樸鬻舍聿新圖書滿屋毛詩三禮鉛黃反覆史  
遷班范烏弔詰綸拾遺補闕舛誤必燭券采二何細書  
累牘丁度集韻洪适隸續志乘襍編數難更僕胸羅四  
庫手定七錄官冷身閒其曰可讀公齋名可讀書公官海昌寶  
在壯時閱歲卅七先後於斯大府曰吁此用世才爲國  
薦賢於子宜之公稽首辭病且不材海堧一隅惟州之  
司七十餘年文獻不菑記載缺然公力主持扁舟鄉曲  
采訪往來橋梁水道間見異詞人文風土節孝窮嫠有  
隱必彰靡簡不該五十二卷卓然史裁公之爲人恬淡  
淵雅喜怒不毗以迪純嘏軾轍皆賢無忝名父伯登賢  
書仲佐文部公曰吾衰何戀簪組翩然乞休歸我林下

學徒攀留公豈棄予主講安瀾懼喜鼓舞長公之喪公  
心始苦託物怡情達觀自寫次君游擢入值

樞府公曰慎旃勿自滿假階登六命覃恩兩覩而公漠  
然自適其所頤養天和率我常度浙西之亂爰始庚申  
會垣既陷禾郡實鄰挈家避難依於墓田航海東遷越  
辛酉春自甬渡滬茫茫寇氛溯江而西公則傷神遠別  
先塋勞勞夢魂公病在心幾殆及身為魯靈光巋然告  
存皖公之區節鉞是巡賢才所趨公亦邁臻萊衣侍養  
定省晨昏敦詩說禮談藝津津玉真禊帖先公所珍解  
邁來歸公色甚欣出示同好題詠紛紛公於此時百鬱  
一伸謂公康彊眉壽無已耄猶好學重挈范史小極不

虞執卷強起何圖入冬醫藥莫理病既不支猶憶鄉里  
知克蘇州將還樵李悲哉此言河清難俟夢匙碧雞歲  
非辰已哲人其萎國無君子烏乎哀哉邦之公卿及士  
大夫識與不識莫不系歔何況吾徒或同里閭地連吳  
越誼託崔盧拜德公牀詣子雲居交契忘年教窺緒餘  
言笑猶昨形容窅如烏乎哀哉壽逾古稀公年已遐箸  
述煌煌公學不虛仲參戎幄公志克摠諸孫繩繩能讀  
楹書全授全歸公何憾與東望鄉國豺狼未祛釣遊之  
里蕩爲邱墟千里作客三載爰鵠歸葬何時甯不躊躇  
烏乎哀哉壺酒盞殮几筵不華思公平生其來徐徐尙  
響



祭曾文正公文

烏乎公之生也天固將以大任責公當其立

朝而侃侃人已欽其不苟異而苟同及粵事之起毅然  
舉義雖疑謗交集而公自矢其孤忠創水師以剿賊沿  
大江而遂東歷百戰以至皖屢瀕危險而賊亦潛避其  
鋒惟其推心以置腹故自僚屬將卒莫不踴躍而樂從  
於是知師干之總非公莫屬此所以蕩平吳越而卒收  
其全功烏乎公雖有兼人之稟胡文忠語固已疲於戎行之  
十載況又盤根錯節無一日之息而往來奔命於南北  
之衝以江南之艱鉅當大創之後維持補救豈敢安坐  
鎮旨命公鎮兩江而自託於衰慵此其未臻於上壽也蓋鞠

躬盡瘁而不由於六氣之沴二豎之攻身乎公之器識  
度量遠超乎世見之外故其和氣謙德實能自忘其功  
業之盛與爵位之崇其於文章學問洞悉本末每自視  
歆然與人爲善而亦不眩於門戶之訥其接物也靡義  
漸仁而使之自化其垂訓乎後嗣也惟義利之辨伎求  
之戒而孝悌之是宗此不特古來將帥所未有卽名臣  
大儒亦尠及其從容固宜邀非常之曠典而蒙

特謚於

九重身乎黃流洶洶西寇猶兇陸有蛇龍莽有伏戎假  
公數年庶諸患息而元氣漸充乃一朝而長逝使天下  
感喟於無窮身乎公何往乎彼野哭而仰睇者徒見光

燄之燭空其騎箕尾而上升乎將臨照乎斗牛之分而  
全吳士庶永託於帡幪哀哉尙饗

祭錢子馨文

維光緒二年歲在柔兆困敦十有一月戊午朔通家世  
侍生張文虎謹具清酌庶羞致祭於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浙江試用同知錢生子馨之靈曰  
昔歲甲辰判府溢逝越卅三年哭君兩世天乎人乎兆

我卜筮

君初病予以京房易筮之大凶竟如期

身乎哀哉孰爲之制維教

諭公秉鐸鳩茲君生鬢署克岐克嶷長爲白眉眾望屬  
之跣跣無方惑於娛嬉寇患之偪家室旣毀兩入京都  
瀕險幾死家難聿臻跋胡蹙尾幡然改轍實憤實悱我

來郡垣止君復園顧名思義相喻不言續緒三載迪光  
於前力有所誥次第及焉維昔先世見義必爲捐資贍  
族醫藥布施微顯闡幽校訂忘疲君曰予任維其令儀  
无妄之疾中瘳忽變匪醫之辜天奪其算熒熒兩孤長  
者甫廿蓄志未申百事旣渙去秋予病君日省視親進  
溲尤禮如子弟何圖期年予存君鬼撫今追昔奚能不  
涕昔哭判府羈旅京師哀從中來旁觀涕洟今復哭君  
念此益悲悲君世澤匪特我私烏乎哀哉尙饗